

漢王充著

論衡

桌

食古齋藏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漢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紀謂立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上掾功曹在太守列掾五佐功曹行子又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請揚州都丹陽九江戶江後入為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世書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錄事方實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云文主於行百種業古太公望近蓋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徒出百而云太多蓋別原書實百餘篇此本目錄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書大旨詳於自紀一篇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以費憤著書其言多激刺蓋問孔二篇至於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諱矣又復才揚已殆為物先至于述世祖父頑根以自表世長俱亡其書其他皆辨以日月不圖世說為高世說駁載立吾志也大抵訂訛破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風教儲流疑說謝應芳辨或編不遺也至其文及復

法雅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完全多士也石印小石口中傳籍石印少矣實之書多虛華之語中括實定宜為爭之言安得約徑也固已自言之矣充此作別有託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生書今皆不傳惟此書存儒者歎病世蓋難終不能廢也高似孫子略曰袁宏後漢書載充作論衡中上亦有傳其卷卷入吳起見之以為誤助誤助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充論可云允懼此以攻之其衆而好之者終不能欺

序

余好王仲任論衡其亦文之昌
歎屈之芟哲之羊棗與凡人讀
書如遊名山總此勝地而或愛
其峻巖則取奇峰峭嶠或愛其
幽溪則取邃谷荒崑或愛其紆



折則取迴谿仄徑况春之豔冶
夏之森蔚秋之疎秀冬之峭勁
亦各有會心焉故余自從事筆
研來雖攻者制舉義而於古文
詞獨深者雖所喜者古文詞而
於論衡獨深者論論說而窮其

旨之謂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
平則無偏低昂重不能增錙銖
輕不可減毫毛天下事理於是
乎取衷故題之曰論衡論衡成
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
有語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

道宜乎閉門研思至忘慶弔卽
在籬溷亦著槩鉛而宇宙有形
之外風雲變態之中俱蔑弗搜
討也伯喈逸才子明尊宿乃一
則祕不分人景則緣之未進後
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

余喜其曠蕩似漆園辯析似儀
秦綜覈似史遷練達似孟堅博
奧似子雲而澤於理要於是又
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
手至編敝輒易一編幾於韋之
王絕然獨得固不敢驕分人尤

不敢吝政苦世代久沿爽鳩多
誤至有一句之謬而義殊天壤
一言之錯而理判徑庭譌以傳
譌祗增乖舛遂使作者苦心漫
漶滅沒讀者亦爾且噤心竄展
卷復掩良可悲夫何素武林閭

予子儀者散黃金以收書窮白
日而問字唐虞也亦玩明已土
牙籤萬軸鄴架同觀檢之果得
論衡善本蓋宋進士楊文昌所
刻也余所評閱不無紕漏因并
付子儀氏託以精加印勒大肆

研綜並覓良工鐫之以廣其傳
子儀氏乃閉門屏迹與一二友
人翻覆讐校一如仲任著書時
洎成而棗梨楮墨之費且不貲
矣顧魚魯之謬既悉闡明雞林
之求亦將飽慰子儀之勤忠仲

任嘉惠來學豈少哉夫以余
之癖好而珍之不翅帳中之藏
更有子儀之同好而其珍之不
殫自圍之竭豈芟昌歎羊棗之
外又有耆癩者與余因同門友
傅野倩得子儀余與子儀俱稱

仲任知已可進而野倩其媒也
則仲任尤當就尤京之下手加
額而酬野倩豈羨昌歎羊棗之
更亦晉陵劉光祚暉吉父誤

劉嘉惠



嘉惠



嘉惠

序



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異才大者
無以言壯但不屑縱為之亦不工也
王仲任新書二十萬言益學論
之漢代劉肆其恢誕董揚其質
茂楊鈞其沈寤才直子遷固長

於論世其才史故去而為記事之書
馬張詞賦之舉六合詩人之遺字
仲任理醇辭辨成一家言當在
荀呂公孫龍之際而惡子凡之駁自
紀篇筆老事折使繼脩東漢較
蔚宗弘贍而薄史法之拘其述者

性以四言叶讀亦有風致之以齊
于蔡鄴開源魏鄴而厭辭習
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
說洞曉靡漏彙而為一莫如論
曰衡乎也不倚時為不任意氣覽
之悠然歸於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

仲任庶幾焉仲任家本會稽徙
錢唐仍以士虞亮自古文人西北盛
東南寧不言游振藻乃有仲任
履其生長流寓之士者能不誦其
遺書而慨然故越司李晉陵
訥韋劉公志之而錢唐閻子儀

成
嘉
善
堂
藏
書

浙上傅巖野倩甫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
祥
劉
公
志
之
兩
錢
唐
關
子

內
三
封
卷
尾

叙香燧閣

夫嶠界之大也而求之蒼莽之間雖
彈智竭力同夸父之稿身有八尺之
衡以齊之不特日月五行繫黍不失
而地之輪軸亦放此而可準焉人亦
有衡不執其衡而評隲往古之人物

如矮人觀場於中無主為千古成案
所汨沒運韡侵入膚理烏能作豐城
吐氣哉無論其猥雜者即如莊之吊
詭韓之深刻安之駁雜非不奇宕鴻
鑿成一家字各因其資之所得者近
是求之於海鮮有當者仲任生於漢

之季世抽思勸學積有歲時著書十
餘萬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
類旁臣動植幽靈鬼神莫不窮纖悉
激扶輿剔摠筆瀉瀉而言溶瀉如千
葉寶蓮層層翻敷而各有妙趣如萬
壺鯨浪滾翻揚而匪擅奇形有短

長之脫橫而吐其端有吾人之娟倩
而絀其虛有唐人高華整而芟其排
有宋人之名理兩劑其腐舉策家得
之尤可憐掀翻疑窟直躡天根不但
為麈尾之禿而已也晉陵劉先生
漁獵百氏探嗜與書如廬陵之於昌

黎者故片語一出而鷄林爭購紙價
為高友人野倩氏其同門友也請付
剖劂隨珠趙璧公諸藝林千古一快
事也中郎而在書晒其為鑽挾之
濤冲矣書肯

天啟丙寅孟秋朔題於凝香閣

三

錢塘閻光表書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錢塘閻光表書' and other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s.

漢王充著

論衡

桌

食古齋藏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
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
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
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



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
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
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
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
真乃閉門潛思神絕度而戶

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
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
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
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
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

折衷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士
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
之常秘玩以為譚助故時人
嫌伯喈得異士或搜求其帳
中隱處果得治衡抱數卷持

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尔共之
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
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邕

見傳為流川四方今殆千載
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
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
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為家
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踏駁

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
顛躓或不聯或句讀轉易而
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
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
購獲自一紀中得似本七率

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
蓋今起居舍人彭公家曾所
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卷三
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翁
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

衆本雖略經脩改尚互有闕
疑遺意其勝錄者誤有推移
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
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
理實之研覈數本之內率以

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孰深
沿造本源端者譯之散者聚
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
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
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為

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
天順強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
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聲連類
雄辨宏博豈止為譚助才進而
已哉位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

秉筆之士始無秘玩乎印摹
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
於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搜之
就後得之其間之能後之其若也
聖宋進士楊文昌題序

參評姓氏

吳用先本如	桐城
劉憲寵抑之	慈谿
陳翼飛元朋	福建
黃鳴喬啓融	莆田
鄒忠胤兆敏	武進
周汝昌	遼東
高秉忠	武進
張養元了心	黃岡

鄭邦泰汝交

福建

鄭騰雲汝奇

福建

陳元綸道掌

福建

盧宗桂維馨

侯官

董養河叔會

福建

鄭圭孔肩

仁和

劉志式稚如

慈谿

龔士曠斯良

義烏

葉幹伯貞

蘭谿

林逢經守一

福建

張存心

餘姚

姜應甲叔乙

蘭谿

徐鴻祚儀仲

嘉興

孫濟奎仲魯

仁和

凌嗣貞振淑

錢塘

翁開之啓美

仁和

蕭允升合初

錢塘

吳思穆靜腑

錢塘

曹代何顛若

錢塘

高德基元恭

仁和

陸鳴勳夢鶴

錢塘

傅巖野倩

義烏

高廉懋廉

山陰

葛世奎奎聚

會稽

姜午生鎮惡

仁和

閻光世子晉

錢塘

參評姓氏 終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八十五篇

第一卷

凡四篇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第二卷

凡五篇

幸遇

命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形

率性

吉驗

第三卷

凡六篇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第四卷

凡二篇

書虛

變虛

第五卷

凡二篇

異虛

感虛

第六卷

凡四篇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第七卷

凡二篇

道虛

語增

第八卷

凡二篇

儒增

藝增

第九卷

凡一篇

問孔

第十卷

凡二篇

非韓

刺孟

第十一卷

凡三篇

談天

說日

答佞

第十二卷

凡三篇

程材

量知

謝短

第十三卷

凡三篇

效力

別通

超奇

第十四卷

凡三篇

狀雷

寒溫

謹告

第十五卷

凡四篇

變動

招致

明雩

順鼓

第十六卷

凡四篇

目錄

論衡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亂龍

遭虎

商蟲

講瑞

第十七卷

凡三篇

指瑞

是應

治期

第十八卷

凡三篇

自然

感類

齊世

第十九卷

凡三篇

宣漢

恢國

驗符

第二十卷

凡三篇

須頌

佚文

論死

第二十一卷 凡一篇

死僞

第二十二卷 凡二篇

紀妖

訂鬼

第二十三卷 凡四篇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第二十四卷 凡四篇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第二十五卷 凡四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第二十六卷 凡二篇

實知

知實

第二十七卷 凡一篇

定賢

第二十八卷 凡二篇

正說

書解

第二十九卷 凡二篇

案書

對作

第三十卷 凡一篇

自紀

八
衡目錄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論衡卷第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

不倫不類非
五日整此非
後人所竄

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
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
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
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
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
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負帛喜。玄讀作
伯語字俱事夫差。
帛喜尊重。伍負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
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
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

與子淵頌同
而詞更秀朗

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
固安。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
乖忤。不遇。固安。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
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
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輓之患。
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
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

聖言不煩

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安，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

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畱，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臯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臯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臯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

下里巴人則和者彌衆

筆墨迴翔姿態橫溢

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圍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

更翻

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

主意應首二句

能快極矣

頁是辨才無
稱

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瞻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嬰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爲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

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曰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亾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亾。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

敘坎珂之故
淋漓滿志

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况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口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撫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冤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旣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

古健

嗚呼韓之姓
而運以已歸

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修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已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思篤異心。疎薄疎薄。

匪壽世情

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慙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傳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謫。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迂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

渠備箴銘之
祖

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
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
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蝨蠹之黨。
啄螯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
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
謫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
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謫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
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
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緋。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

危言不盡于
字如斯

蠅所污。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頽。墜之類。常
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因
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
如是。豈宐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
豈宐更偶俗。全身以弭謫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
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
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
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謫。而賢潔
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謫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

鹽鉄論之精華

至八所以和光而同塵

德興公天台賦柳地作金石聲

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遠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脯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

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遯未嘗滅也埴成丘山汗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汚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畱君兄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為從事刺史焦康細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

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

此篇不獨可以戒妄求更可以羞沾沾者

齊青不敗李廣難封如是

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亾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

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筭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

達觀

為世

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安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

定哀厲孔惠
宣窮孟寔命
不猶云如之
何

時字時乎不
再來

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
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
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
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
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
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
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
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
如匡穉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

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
封爲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
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
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
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
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
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
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

故是快人

此更破疑田
舍翁擊至千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
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
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
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
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為之也日朝
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
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
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

金賣菜備天
寇若貧而不
旋踵即得周
謝者多矣

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
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
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
平舉之過一鈞則躓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
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
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
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
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
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

蓋人聽天乃
為安命

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干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

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天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天。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天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

雖分兩途總
歸于所稟

落語成韻得
楚夾之精微

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稟之
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
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
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
稟氣。或充實而堅強。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強。其年
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
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天命而
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
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

狂往有驗

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
何則。稟壽天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
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
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產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
曰懷。其意以爲已產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
所產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
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
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
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

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天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

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

詳而不穢此
西京作賦手
段

談理極正非
諸子之駁雜

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

十歲矣。

論衡卷第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

不用命者入

罟網耳

纖微之事寫
得有氣有色

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空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卒死。足所不踏。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踏。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

黑雲醜。墨飛
灑無際

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闕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亾。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

惡久故趨語
可尋味

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
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
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藉孺之輩。無德
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
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
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
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
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

極言問天真
不可解也

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
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修文德。徐
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
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
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
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
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
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

泥而且鬱味
有餘妍

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

百花齊發而
或投茵席或
投糞溷旨哉
斯言想本諸
此

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劔戟。或爲鋒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漑鼎釜。或濕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舍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

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

芝蘭寶業但
盡古之常理

此言亦近是

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墜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

破的

童瞳子不滅
隆準公不可
以成敗定其
優劣

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天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

詮釋天命不
影響

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

隨遭二字亦好

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傅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

沈湘墜馬正
以此憤激耳

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宐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一有如何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

謂乎字

辨激清霜字
字悲壯

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

芝草安得無
根醴泉安得
無原稗牛駢
角誠不偶然

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

升沉大數雖
聖賢亦不能
逃

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

細較勘從
身試得來

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劔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

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
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
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
為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
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
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
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杵杆矣器形已成不可

此即陰陽為
炭造化為銅
之意

赤子而具大
人之心正復
類此

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
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
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
用填為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
者用銅為杵杆杵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杵可得為
尊尊不可為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
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
更成器須先以火煇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
比於銅器空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

不能變形便
不能易性不
能易性而天

壽富貴貧賤
定矣

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
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
暫變之蟲亦發明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
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
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
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蜃蛤人
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
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
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鯨極羽山化爲黃能能音奴來

聞道夕死亦
可至人不貴
長生雖延命
何益哉

凡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鯨之爲能乎則夫虎能
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
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
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
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
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
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
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

知死生之說
詳悉無遺

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亾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而為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蟻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蟻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

又不可變自
不可增

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亾。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樊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

此即是虛當
謂其寔不以
為寔後世誰
肯為善

遠取諸物博
物君子

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

得此喻更自
豁然

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

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爲垢。故禮曰黃耆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

人覺了

喚醒幾許痴人

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国。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

有開世教文字

上智下愚則
性不移初生
固中人智愚
之關也

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
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
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子謂十五
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
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
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
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
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
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

習貫成自然

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
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
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
能使不良爲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此則馭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
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
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

活畫出雞翹
用壯人狀

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闔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闔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夫肥沃

執所必然

堯堯。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堯堯而塉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鑿錘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鑿。錘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鑿錘。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

人休勿休
可當十

青虬閃爍光
焰陸離是文
中劍客

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况人合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

今並知名者
鮮矣

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

履者偽易售
又常居真之
上

揚以兆陽陰
以兆陰理數
自然

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
妄以刀劍之鈎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
鈎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
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
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
珠。人之所摩刀劍鈎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
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
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
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

理路語

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
為疆。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
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
以殊。為同。同類以鈎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
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
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
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
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

君相不言命
正是此意

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勾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

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爲惡人受五常合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

出語直恁新
峭

急則治標緩
則治本應病
發藥未有不
愈疾者也

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孽多
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孽人之善惡共
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
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
韋弦附身成爲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
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
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爲之具
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
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

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
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
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
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
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
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
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說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
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
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學焉而得其
性之所近

敘事無過接
補湊之痕儼
然司馬子長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
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
黃帝。姪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
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
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
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蚩龍為害。
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姝奇之
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

較之尚書更
為詳勝

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
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
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
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修。事無廢亂。使入
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
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
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譽
之服。坐息帝譽之處。姪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
踐之。真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

夷狄之起皆
有神靈

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
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啣肉往食之。單于怪
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
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
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啣
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
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
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
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

歷敘受命之
異而東明更
奇處亦有天
命哉

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
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
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
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
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
之。以弓擊水。魚鼈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
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
時。其母夢人謂已曰。日出水。疾東走。母顧明日。視日
出水。卽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沒。

鈎字發得也
桓公之伯管
子之能皆隱
隱可見

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鈎。夫八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鈎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旣微小難中。又滑澤鈷靡。鋒刃中鈎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鈎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鈎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圉。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

棄疾五利也
于歷紐之時
孰謂非天命
哉

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圉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墜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圉爲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皙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墜紐若神將。教聽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官。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

袴中若有神助

氏宗滅乎。若當啼。卽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貫酒。飲醉止臥。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媪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旣著聞矣。秦始皇

此處比通鑑詳瞻方見高祖之危項伯之庇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姪身有蛟龍之神。

子故神獨得
脫是卽卜耳

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姬悲哭。始皇呂
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
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
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
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
臥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墜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
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
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
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

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
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
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
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
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
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
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
力矣。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

占語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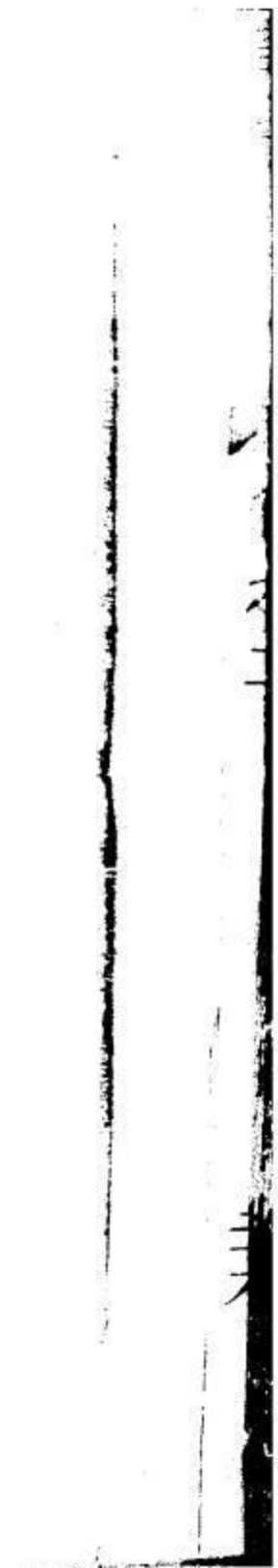
赤焰正騰昆
陽虎豹當之
靡耳

殿第二內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
考怪之。卽召功曹吏充蘭。使出問卜。王蘭與馬下卒
蘇永俱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
母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
於禾一二尺。益嘉禾也。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宮。
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
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
在舊廬道南。光耀幢幃。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
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鬱鬱葱葱。及光武

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
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
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
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
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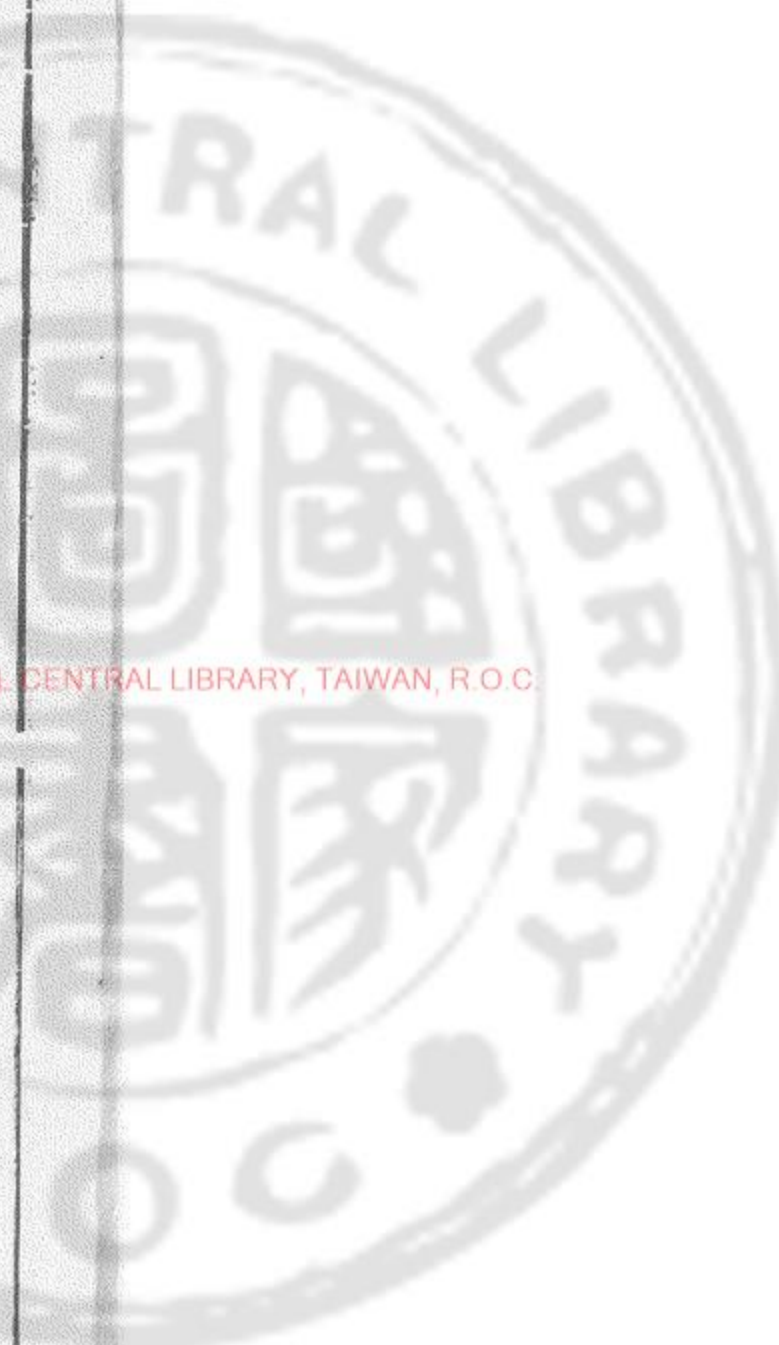
閻光表子儀訂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芴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字詭。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

只一偶字通
篇逆來順往
芴見例出橫
邪平直各相
乘除指一粒
衆者翻錯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宰嚭適為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傳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傳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

呂才雜論序
云長平坑卒
未聞共犯三
刑南陽貴人

何如俱當六
合亦是此意

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袂當效，周厲適閹，積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鬪雞之變適生，鸚鵡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鬪，競鸚鵡招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

看他波瀾斐
疊敘事如回

筆端放縱而
不羈羸所以
能資談柄

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

之人終觸何氣而亾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墜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祿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

大蘇文字論
炙人口者以
執鋒勝也仲
任駁科打諢

全以鋒穎勝人

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喙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

昔人論作賦。謂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才。班張潘有其才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情。神流動處。此君兼撮其勝。

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或客死于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

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榮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榮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已。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

吉朴似素

練句峭拔

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已。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允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與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

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闕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曰：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演連珠之祖

骨相篇

旨意與荀子
非相篇反然
其宛綉詳至
堪與蘭陵令
為煥似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偻，臯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

公子重耳。此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
此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
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
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鑿。免於鉄質。亦以面
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
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
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
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
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

叙法如陸探
徵寫生

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
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
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
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
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
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
死。若未相適。有豫亾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
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

跌蕩之妙如
山岡遙遷而
來迴頭顧祖

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遇相君曰。貴
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穉君乃因魏郡
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
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
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
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
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
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為陽夏
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

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
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
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
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
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
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
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
則必別離死。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
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亾

真班叔皮王
命論大略相
表裏

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
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
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
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
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
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
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
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
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

詳而有體不
為充散

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
將軍封為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
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
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
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
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
賢者推亞夫乃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
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

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
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
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
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
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
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亾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
傅爲諸生時一有日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
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
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遺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

萬馬齊奔而
收以一策

開闢步驟
似西京

盡筋力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
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
至御史大夫。州郡丞。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
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
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
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
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
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

說及性有骨
法乃知非取
於驪黃間者
而文特皎而
觀

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亾不存論命者如
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
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
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
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
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
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其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
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

計始皇從其冊與之充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
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鷲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
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
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
乃亾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
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
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
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
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

說文辨

收處娘媠媠
媠帶烟嵐之
餘潤

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
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
遺其內在形體者亾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
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
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
寸僂僂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
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
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
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
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
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
天天用雀與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
不受天復用魚鳥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
修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
魚鳥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如實論

語雖平易而
工出意義
驚法外

詳而核法而
裁

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邠，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

辨麗可喜

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

文王在母聖
胎已受此文
四乳證結又
胎後人無
數机調來

仲任無縱不收無闕不闕此其所以淹詳流壘而不軌于法者也

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鳥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費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

閒中着色步步精神

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莖葉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卽位赤雀魚鳥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

談至此雖石
人亦點頭真
筆舌互用者

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
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
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
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
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
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
獨。謂。文。武。受。命。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
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爲。言。天。
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

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
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問。於。天。天。乃。大。命。之。
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
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
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
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

欽。雷。棟。電。具
見。高。出。千。古

質而不俚
而能整
割
裂釘者比

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主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

本性篇

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

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

如此則情有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

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

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

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

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故縱悖亂不善日

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

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

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

孟子以性善為宗千古誰敢翻案此獨于漢語淺語

翻他成案固知文字奇處

只在目前

子韶能衛矣上蔡子靜能

衝矣子韶仲

任能衛矣子

與無匹靈開

山手何可言

矣

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

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

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

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

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

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

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

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

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耗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

借他拳打他
嘴駁得甚妙

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

不為韓公于
峭刻而自有
綿裏藏針之
致

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
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
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
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
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
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
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
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
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

楞嚴以明暗
包空翻出許
多妙諦此以
嬰兒行出無
數新裁熟讀
此不憂邊幅
磨矣

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
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
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
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
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
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
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
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

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

平騰中陡露
山骨方不離
漸

冲寂自妍不
求識賞而至
理津津流于
口舌之外

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

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

用靡違博而
程衛尉矩獲
自在

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

言復 卷之三
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蟻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

法與喻相配
精鑿是大乘
龍象不墮小
乘雲霧中

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

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

隨變賦形
板塚者可擬

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内，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

與致珍瓏意
想委曲文字
帶趣甚可解
願

誇張宏鉅
之為無窮

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

畏鼠也。齧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

近世王子好
讀真書詰問
整牙絕于夷
語鳥音有陶
語成趣拈得
生花胎仙欲
舞若此書乎

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
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
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
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
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
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
之擊鳩雀。鷓之啄鵠鴈。未必鷹鷓生於南方。而鳩雀
鵠鴈產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
工。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

壯健又似短
長

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
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訕弱綴踴蹇。不比者為負。以
舌論訟。猶以劍戟鬪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
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天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
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
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鵠食蝟。皮博
勞。食蚰蝓。蚰蝓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
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
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

隨意點捺不
倫不類。自是
漢人步驟

十年之牛爲收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鈞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疆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姁高母吞燕卵而生高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圻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高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圻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圻不副

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亾故桀紂誅死赦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圻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

偶拈一物皆可說法此竅仲任獨擅

此段人有議其不當辨者
墻壁瓦礫皆現法身何妨
一一拈出破齊東之俚語

人讀莊子喜其辭藻奇妙此老笨木隨身不減漆園仙品

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高。母。嚙。鷺。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高。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闔。背。夫。如。是。闔。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

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雉。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

似謔似嘲根
據至理

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雀見雄。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鬪於庭。吐糝於地。龍亾。糝在積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糝。化爲玄龜。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龜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

施氣乎。夫玄龜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亾。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亾。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

課嚼牙如
齋沉澁而飲
玄霜

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玄龜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

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巨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惹苒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姒。遭吞惹苒。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

以土堡木棚
攻城一處破
則無不破矣

生其說彼詩言不圻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

武皇帝之爲瑞也

論衡卷第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參評

閻光表子儀訂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並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明之實尚

披裘公亦子
虛烏有之類

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
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
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
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
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
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
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
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

翻駁壽情

虛言也夫季子耻吳之亂吳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
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
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
之行大可以况小小難以况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劍未
之卽予還而徐君歿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耻
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歿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
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
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

無才不使
誠然

明矣。既不耻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况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閭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閭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

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歿。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歿。世俗聞之，一有皆以為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詩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蜚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况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

句調新

顛倒海窟可謂探龍得珠

宜言離朱。人日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閭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况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閭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

思致淵深奇語陡發

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暨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處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

以堯律舜舜
律禹此行文
大闕振

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空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

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

勞虛空粉碎
見筆力之馳
聘

畫龍點睛卽
便飛去

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駁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歿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

從理窟中出
新致故鑿鑿
中家

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

火龍翻地軸

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菹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潘澹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

越極令人笑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

絡繹飛散不
主故常

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
任筋力。死用精。竟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
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竟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
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
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
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
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
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
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

見識老到是
以核而詳婉
而多風

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
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
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
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
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
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
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
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
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

巧舌如簧

枝葉扶疎有
從風以揚之
致

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漶也濤之起也隨月
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
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
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
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
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
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
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
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

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歿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
應天歿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
以生存不以歿亾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歿反有報乎孔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歿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歿
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靈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
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
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
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

垂人生前不
語怪死後安
有怪徵

洞派激谷乃水之恒態却流誠不足爲異

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鷓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鷓低頭自責鳥爲鷓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

墓書事勢如利刀切物無不迎解

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鷓鷓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鷓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

桓公三王之
流臣彼誣于
古能不飲恨
洗發至此九
原有知定當
百拜以謝

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
夫率諸侯朝事王室、耻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耻禮
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
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
夫桀紂惡微於亾秦、亾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
桓公妻姑姊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
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
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郟、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

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
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
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討、世聞內嬖六
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桓
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
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
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
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
羸

據經談理自
有神檢

耻不得

一有所載字

九國畔去况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

是真實諦非
尖酸巧語弄
喉舌者一

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已，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莽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

總是一意深
深而來如吳
晉卿出銳卒
更迭撓之與
之為無窮

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連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展，南面之坐位也。負展南面，鄉坐展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

以夔爲一足
則禹餘糧乃
米堯漿乃水
世俗之拘泥
不通如此

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莫。一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橈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

斷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貴。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

說以傳訛不
悉村殺

用婦人徹胤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
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
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
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
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
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
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
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荆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
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

証始皇之歿
當以沙丘為
確

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鈆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
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
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
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
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始皇殺軻明矣二十
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
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
誅漸麗當二十七年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
成山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

讖書言如皇還到沙丘而亾，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退舍之事灼然史冊仲任關之似幾乎刻然天道遠人道邇仲任之言即公孫僑之意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

錄錄配合則遊於誣

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母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

二景相形天
然巧事

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
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
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
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
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
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

賈應聯合疎
秀運融

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亾若德回亂民將流亾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
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
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
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
壽何天祐善偏駁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
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
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

興讓訓誥之
文語最醇粹

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
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
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
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
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
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
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
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
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

自地以上皆
天也。仲任之
言。微有可商
而筆陣自是
磊落。

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
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
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
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
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
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
爲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
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况天與人異

借魚來形有
機刺欲飛之
態

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
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烟。安能
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
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
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
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
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
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
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

太深浪然意
意極

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
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
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
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
一歲。是則堯舜空獲千歲。桀紂空爲殤子。今則不然。
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矣。延
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
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
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

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

叙情者訴

登泰山則視
江河若帶矣
引堯方折得
子韋

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產同心也。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不可卻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亾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

論衡

卷之四

七

言
御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虛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歿命終之祥也。國且亾。身且死。祿氣見於天。容色見於面。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歿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歿。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歿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歿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歿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

雲霞

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故景公不歿也。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一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歿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

此一轉更足
變頂機鋒

雲葉波紋兩相輝映

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歿世則謂子韋之言
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
自以著已之知明君臣推讓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
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
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
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
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
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
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

亮有此一段識見然後肆筆成文排蕩真測又見此老學府之富

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
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子不言
鉤星在房心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
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案子韋書錄序秦亦言子
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
言
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
三既空增三心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已，祖已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亾乎？高宗恐駭，側

人有定數黃
面覆墨亦不
能迷矧高宗
哉

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亾。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已。行祖已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亾。諸侯朝而年長。又修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虛言也。祖已之言。朝當亾哉。夫朝之當亾。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亾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亾不復存。祖已之言。政何益於不亾。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鸚鵡之語一
絲不差因知
石馬缺耳升
沉事事歸於
前定

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亾。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已之占。桑穀爲亾之妖。亾象已見。雖修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鸚鵡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鸚鵡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鸚鵡之謠已兆。出奔之禍已成。

燕弧箕服肇
於夏時固知
紅頭蟲數萬
生於勝國之
初滅勝國者
卽紅巾賊也
事豈偶然

也。鸚鵡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滌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亾傳於殷。殷亾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滌流于庭。化爲玄龜。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亾。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亾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

善得福惡得
禍是頭巾語
此處被盡

稱褒。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亾。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亾。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亾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

城濮之占乃
應在郊謂為
紂亡之豈是
依樣畫葫蘆
人語

也。必然猶驗之。今詳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周
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紂。亾由乎
或時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
已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
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殆為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
亾。高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亾之徵。漢孝
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
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為一也。麒麟

耳輪羅亦當
之者推

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終軍謂獸
為吉。祖已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
鼎而雉。祖已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
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
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
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
也。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

劍門中關
皆相抱

菟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莫菟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大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麇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

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亾。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亾之徵。災亦有且亾。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况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

卽以雨穀應
桑穀亦見劍
線縹密

繁條秀辨陰
周四垂

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况遺人以成帛與織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蕙英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

此次証而曰
得國占者之
謬

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虵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遶車輪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

非吸霞養者
安得此語

宜疾薨。今獻公不歿，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爲太子將歿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歿歸也，歿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蝮蟻也，龍去而亾，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

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亾。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倒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盭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亾，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

匪鮮理深得
雷煥始剖

堆案成山
筆盡掃

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
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
祖已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
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
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
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
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

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
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
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
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
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
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汜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
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
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

以水來証齊
停泓澄可數
顧髮

以堯爲証方
折得倒

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體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

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貫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

勢如風雨驟
至銀海翻騰

日不從星安
得從襄公此
絕好証驗

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
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
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
長吏解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
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
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鬪惡日之暮以此
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
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哉時戰
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

比上言星處
更說得精妙

樞鋒跳盪孰
能舉其銳猛

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猶筋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

動乎四體比
嗜龜更覺不
爽

乎曰不能預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已狂人未必念害已身也然而已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已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

宇宙奇幻之
事何所不有
然為燕太子
而生五瑞恐
未必然

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
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
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
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
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
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
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

句法如勁翻
凌秋

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
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
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
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

思入窈冥調
合宮徵點點
滴滴是湘娥
竹上痕也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
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
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
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
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
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

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
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
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爲隕霜此與杞梁
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
而歎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
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寃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
之寃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
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
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寃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

由淺至深噴
既叫條

宛轉綿麗
語之豔人
色飛

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燭一炬火。燹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

師曠歌南風
而知楚之不
競固自奇人
然清角之奏
鋪張太過

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癘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

句調琤琮又
復古健

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爲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

會文切理不
能增減一字

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癘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

掉尾處紫瀾
拍空

過度偶發癘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

聖人自有禱
何用象牲而
禱猶椒山公
自有膳不須
飲蚶蛇之膳

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敘，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

東方朔之舌
折郭舍人其
恢訢不過爾

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
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
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
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
尺形中有五常有瘴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
愈况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
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
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
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

氣馥旃禮跡
探科斗琢句
之美如的歷
之珠

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
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
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
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
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
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
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

孃孃娉娉景
翠欲熒

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
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
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
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
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
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
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
變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
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

有此奇書貯
腹。又且運用
得來

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
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
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
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
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
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或熟垂委於地。遭疾
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
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

惟石插天穿
雲短日

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為

吸醇吐芳
世儒之席不
知幾十重

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撓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

迎者堯時耕
田而飲益之
事不攻而破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
有井矣唐虞之時參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
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
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
之欲有飲之欲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
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
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
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
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

卽以治水說
不爲趨險所
艱而意已足

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
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
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
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
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
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
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
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
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

聖人節五行
則治不荒素
縞哭泣誠爲
未節

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

願留，參方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歿，曾子輒歿乎？攷事曾母先歿，曾子不歿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

昌黎李賀辨
謹訪此

簸蕩之奇粘
失無畔

開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搯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為空生母搯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為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

讀鍾處筆端
欲語愁懷
而舒醉讀之
醒

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卷第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經
卷之五

論衡卷第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

後語增

楚王吞蛭與
齊王金半偶
觸此不忍之
心耳仲任斷
之太酷

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
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
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
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
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
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
厨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
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
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

斷法皆有牙
距

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
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
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
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當伏
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
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
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已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
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

或夷九曲無所不通

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

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

易垣一方以仲任爲醫何臧越人

與塞翁失馬
之事略同

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大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

魯宣公十五年華元子反
平孔子生於魯襄公十一年十一月庚子
平距孔子生時尚隔四十餘年何得

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人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竝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亾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盲。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

以孔子為証

不惟窮厄多
了兩首筆端
鼓舞飄飄實
舉

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為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

有陰德者必
食陽報未可
以仲任之言
而信其虛妄

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灰。天必報汝。叔敖竟不灰。遂為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灰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灰生無命。在一蛇之灰。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因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灰。是則五

筆尖橫掃勝
於十萬橫磨
切

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歿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歿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為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

趙禹張湯斷獄不過爾爾

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祐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姦堯舜桀紂猶為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歿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

不長。天不命善人，當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
成，何哉？

禍虛篇

爲惡未必得
禍。夫子不答
南宮之問，良
爲有以

世謂受福祐者，旣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
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目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
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
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
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
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

比擬處如匠
斷山骨

吹滂則百川
倒流

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宐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宐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

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日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

白起殺降罪
高浮圖仲任
分疏無乃太
過

觀子晉練藥
川則壑山堙
谷未必無罪

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亾不亾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灰良久徐曰恬罪故當灰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

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旣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灰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灰亾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漢法令師刻
而深

禍福論人洵
非通論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天歿，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歿，過矣。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土之功，以得見

讀李廣傳至
今猶有生氣
李恣爲人下
中封侯何足
道哉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許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激昂頓挫筆
有餘妍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
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闕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
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
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

此亦有激之

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
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
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
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
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
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
交故受惠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幽公
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

時來風送運
不可料測然

見擒。何以致之。知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歿。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

剖晰盡情

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爲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

不為紛擊時
躁而委蛇有
致

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水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

震為龍其卦
二陽在下故
知雷在於地

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蒿丘，訢蒿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水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為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為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為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為仙者取龍，則仙人舍

肇枝帶葉却
自有情

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
神與不神。神龜神蛇。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
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
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

戴記云龍以
爲畜古未有
以神目龍者

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宐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
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有如此心思
臺端白鳳欲
逝矣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龍可參可畜
何以爲龍意
者以龍而非
龍如東粵人
食雷公非天
上之雷公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宋有喬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參龍封諸豳川豳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帝賜之乘龍河

蔡墨之言未
可盡信

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襄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

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

雷之起也常
附於木短書
之言亦爲有
理

解釋疑義如
以雲霧而見
升天

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
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
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
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
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
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
電，則為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
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

古端有輕騰
音致溢出

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嵩丘訖之，殺兩蛟也。
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
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
取龍，龍為天用，何以歿蛟為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
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
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
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
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

三物來比擬
非其倫特鼓
舞筆趣耳

亾其形。屈伸其體。存亾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徃徃知徃。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

怒字古人極
好用如怒而
飛草木怒生
之類

九微之燈流
光燦精拘儒
之定當

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為隆隆者天怒响吁之
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
龍何故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宐怒如龍有過與
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
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
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
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歿於地隆
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
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

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
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
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
宐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
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
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
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宐東西南北或曰天已
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

虎頭痴絕不
當以訓故目
之

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
里之外無雨之處空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
天空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
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
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
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
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空哭之獨聞天之
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
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

輕烟返照暈
疎暈芳

更有理延許
客之趣

陰善天亦空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
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
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
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呶呶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
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
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
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哀
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

倉舒稱象斤
兩不爽

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人君候字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

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

喜怒高天合
逆何以爲天
說無剩意

藏垢納污山
海猶爾等以
小過誅人

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

如插柳然橫
邪正倒皆有
生意

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其有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

緯節麗霄帝
釋天宮儀衛

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

錄兩悉配錄
於琢宋人之
業

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

跳蕩百戰猶
若朝氣之銳

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
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
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鬼
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
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
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

鐵網珊瑚冥
披始得

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
懸。須有筭簾。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
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
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
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虛氣樓臺變
幻不測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宐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倏較鬱律，嶷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鬼然若繫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

古色班駁色
如爛椹

名理淵然詞
更激運

七寶羅華光
彩四注漢人
丰骨唐人華
靡宋人名理
畫兼之矣

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歿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歿。當冶工之消鐵也。以上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剝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

引案便繚不
糾

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歿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剝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歿。卽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燼。臨

此段尤精三
折肱者參解
不到

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

禡貼得起方
有氣象

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

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羣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羣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終

金卷頭陀定
中亦當起舞

論衡卷第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羣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

至人化迹難
以思議況可
辨其無乎然
其辨亦裁而
象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饒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
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羣臣朝其衣冠
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
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
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

辨

此一段舌端
有芝草是大
辨才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
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
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羣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
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
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

問牛得馬此
鈞鉉之術品
嘴古人亦然
何以論世

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腊舜若腓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審如是所言
則河上姤女
乃為婦人陵
陽子明乃為
男子胡王使
者倚新婦
野丈人守田
公徐長卿皆
人名矣

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
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
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
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

數百年後其
木遂能攝行
比劉安亦非
死品

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
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
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
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
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
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
羽，不過與鳥同，况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
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
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

商隱居傳曰
百下迎掃除
者亦非僻書
必謂無升天
者亦非通論

諸雜之語可
以解頤

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
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為鶉，雀入水為蜃蛤，稟自然之
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
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
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
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
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

鈎環盤紆百
轉不窮

馮夷大丙之
御猶能蹈騰
崑崙排闥闔
鑰天門况執
道而游于無
窮者乎

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
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羣離黨。窮觀於

其法自莊生
秋水來而低
昂迴翔甚有
况味

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嶮岨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

海若秋水生
來不妨並美

鳩摩羅什法
師述淫射何
損于佛若士
食合蟹之肉
何害于仙二
教逆流者居
多

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蟹之肉。與庸民同食。

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

以淮南爲照
射願盼有情

古之得仙者
罡風吹墮者
居多不特項
曼都為然

亾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

經顏生羽翰
皆假設之言
耳

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虛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聖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

扁鵲華佗皆
死于兇殘文
摯之死于怒
固宜

描激怒處語
語傳神

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
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
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
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
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
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
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

老吏斷獄成
案毫不可易

豈有奇怪若
此而冥之死
者其為偽無
辨

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况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

媚草依花點
穠可愛

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

晉董肆中不
乏識古之人
不識古器何
以起茂陵之
激

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
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
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
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
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

山中巖窟所
條之骨皆自
說冲峯老也
信然

藏山於澤令
形非形而
智者不能知
尸解之理非
若鼎烹之也

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岩石之間尸爲虎狼
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
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
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
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得免去皮膚乎
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
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
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

但世人不者耳

即人一身中
肉髮變細外
蒸蟻蚤瘰則
龜魚變則鼠
蟾何為難化
哉

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為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為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為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

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

曼倩海陽武
帝一舉一動
皆有仙氣何
必啖人糞神
藥金漿玉醴
而後謂之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信之品在
少君之上

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

青牛西去紫
無燁然豈李
少君可擬

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

順則爲人逆則成仙成佛是故易逆數也爲三教之至秘仲任恐以奇說感世故世人下刀

豈耳

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希夷一臥數百日不起亦食氣之效也故飲沆瀣者自不若即凡之甘帶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响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

鐵鼓金輪確
有徵驗絕鶴
之所以長年
亦得導氣之
法也

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為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
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
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
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
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
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
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

藥餌之良亦
能掌距二豎
痲瘰瘖瘖

誠言有不消
之藥則知人
有不死之術
但至人不肯

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
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
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
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
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
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
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

凝而為冰。氣積而為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
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
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
稱堯若腊。舜若脍。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
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
與脍。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
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

和量不差有
造凌靈臺手
良

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
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
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
安能無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事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已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脍如德
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
可骨立。豈附僵什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
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

嬉笑怒罵皆
成紅紫嬌爛

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魏公子無忌為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

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

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軍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為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味滅國者五十一言紂之黨亦數矣武王克紂談何容易又王世紀武王伐紂起師自容閭至浦水凡七十萬人距周于牧野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

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宐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

未必高祖真勝于武但借劣表勝不得不爾

紂惡實繁行
徒豈能兵不
血刃取之良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亾眾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亾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
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
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
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

驕兩頭馬女
欠舌端之常

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
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宐
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宐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
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
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
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

殆爲孔子左
祖

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
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
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宐甚於紂漢誅王莽兵
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酒有別腸非
與人均等然
千鐘百觚則
形容太過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鐘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
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鐘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
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鐘用禴宜盡
百牛百觚則宐用十羊夫以千鐘百牛百觚十羊言

酒誥之篇垂
訓萬世况文
王日昃不暇
食何暇飲酒

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
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
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
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鐘導民率
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鐘之效百觚
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
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
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宐與下齊賜尊者之

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鐘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間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鐘。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酒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亾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

糟粕成堆。嘔噦幾欲翻胃。紂以糟丘自當。薰死何待。太白之泉。

沒要緊事寫得盡情。乃知良工心有獨苦。

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空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僕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僕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

儂道者眾歸
之積惡者毀
藪之是以君
子當枕善以
居不當置其
身于惡

不肖之君每
與羣小狎未
必盡臣

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俛。相。逐。於。肉。間。何。爲。不。
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俛。相。逐。於。肉。間。傳。
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
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卽。言。
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沓。於。地。卽。言。以。酒。
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
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俛。相。逐。或。時。載。酒。
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
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亾。甲。子。周。公。封。康。

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
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亾。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
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
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
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

謂宗庸主也
猶山衡山布
衣為交周公
之誓白屋諒
亦吐哺盛德

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堯垂衣而裳
幅舜則黼黻
玄黃爛如烏
肯以園隸自
處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彌成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

談天非馬也
成一空視龍
為文字解脫

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夾輔，刺周青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

如盡坑之則
伏生何從授
書于太子家
令

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閻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

二字新奇

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閻。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閻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

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
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終

論衡卷第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陸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

韓子云家無
怒管則孺子
嬰兒之有過
也立見國無
刑罰則百姓
之互相侵也
立見刑誠聖

則事不足衰。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世不可缺

古也駁學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能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工于形似之
言百家類然
不可以詞害
意

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弘演之納肝
哀公之化碧
皆春秋中絕
奇之理。固
少有我明朝
都指揮張忠
旗力戰死。猶
執皂旗不仆
比于弘演。猶
奇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刀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猛虎行草木
假赤鳩怒土
石揭猿臂將
暈之飲羽精
誠致之也何
足深辨然其
議論使人背
觸睛眩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
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矢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疋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日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層層剝削真
如巨瀾雷奔
駭聽矢激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劒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

若無絕技，何
爲異人，然一
經文人點染，
宋有過當者。

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亾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閉，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空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

言七十說而
宋遇似為的

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弁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

復還者正俘
獲之餘也其
不俘者皆成
二陵燐火矣

卓王孫石衛
尉一富人耳
億僕各有千
餘四君之富
而致客三千
人何足訝哉

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
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
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
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
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

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刑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

未嘗見齒者未嘗掀辱而笑耳

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奚武之君其諫也不難于用而難于言寬仁之主其諫也不難于言而難于用繆公不但英武又寬仁者也桓公聽鮑叔之薦繆公何故堅拒禽息哉碎首之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

能自碎也。執刃刎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專諸之刺王
僚。彗星襲月
蘇政之刺韓
累白虹貫日
在天之日月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

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搥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于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

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亾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母佚曰：君子所其母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常。聖人

今世鍵闕諸書過中山子日者尚且有入况廣川生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上古聖人皆以神道設教左氏之言未可輕議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鑄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燬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

種種徵難法
如楞嚴辨十
二處守八界

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

社亾鼎沒其
說爲長不然
以祖龍初政
精明豈能不
翻前案

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
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宐不亾亾時殆在周傳言
王赦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亾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亾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
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亾於地也
星去天不爲神鼎亾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亾
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亾五石隕太丘
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亾亾亦有應也未可以亾之故

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亾不能神如有知欲
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
紂桀紂之時鼎不亾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
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宐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亾之時將軍摻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
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
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亾
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
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成葉玉良工
琢句如三年
增心

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宐如其實。猶或增之。倘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悅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弁及夷狄也。言協

連十餘里附
庸之國筭來
有萬邦未可
知

千億者謂廣
之詞耳未必
實有如許之
多

音窮窈眇氣
散芳麗如叩
海人居珍瑤
雜沓不可勝
紀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
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僂跋踵之輩。
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
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
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
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
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
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

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
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
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
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
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
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
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

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
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
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
上也無以知意從准况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
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
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
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
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

餘梁肉者難
爲言隱約大
荒之年有不
荒之家

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
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饑
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
之上不泄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闕其無人也非其無人
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母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母空衆
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
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

君子一流才
有通蔽猶之
稻粱豆麥竹
之與木小人
之不肖者則
烏除荆棘耳

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闕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

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擊名洋溢之
中而其知聖
入者能幾兩
者義皆不墮

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

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語不鄭重不
足以聳人之
聽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間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王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

離鈹之極如
鐵網取珊瑚

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
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為內未必然何以明
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
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亾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
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
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

至浮杵

作傳之意各
據所見自不
相妨如楚子
伐吳吳使蹇
由犒師在左
傳則曰城濮
之兆其報在
郊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
在韓子則曰
當戰之時臣
使鼓不鳴一
懼以人一懼
以鬼各極其
致觀此則不
及地尺而復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
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
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
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
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為雲上不及天下而為雲雨
星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
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

與君子之說
並存可也

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
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
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
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况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
也。

論衡卷第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問孔篇

問孔諸篇皆
是游戲三昧
學者當善讀
之莫為仲任
所愚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
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
可謂盡得實况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為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為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空問以

曾西言子路賢于管仲使子路當仲父之任恐未必辦一匡功業

有雲門之棒佛法始顯

發之。不能盡解。空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益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為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

迢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拍碎金同罪
學方是禪手
余于儒家亦
然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

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

聖人隨時立
教。不是師門
定本。若能究
難方。是上根。

出新意于尋
常之中。窮妙
于淺深之內。

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

一毛端現寶
王荆

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

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旣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人孔

聖人覓一挾
壻不應行能
湮滅毫無可
考始信聖門
之纂述不及
阿難

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空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怕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寃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有謂解鳥語
者僅作一介
葛廬有悲也

僮手翻來亦
是千尋碧纒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墜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
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讓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

當時子貢名
尚在夫子之
上

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
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鐸稍攢刺聖
體幾無完膚
亦見文人大
胆

於子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人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究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
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
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
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
行於子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
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

足供嗚呼

句句訶佛罵
祖大是辨才

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勅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無情處看得
有情三蘇作
論皆祖此法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

語雖打諢却
自入雅

如此看來聖
言雖鉄壁亦
有雲梯可攻

如牟尼珠隨
處現色

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死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空。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空言伯牛惡。

命。言伯牛無命。則空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亾。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

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

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

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為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

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

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

解。今未曾有為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

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

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

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

全是以文為
戲，不怕舌尖
過鼻。

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為天所厭。邪案諸臥厭

不悟者，未皆為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

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

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

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

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為子

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

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

擬諧生毫端
擬節為我馳

許上是堯舜
榜樣俗人是
孔子優旃

聖人心事錯
迂言在此而
意在彼然以
瑞應言覺得
自納敗缺

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放，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
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
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
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
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
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
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
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

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
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
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
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
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
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
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
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

文帝加有瑞
應一等

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

机鋒排蕩攻
無堅城

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亾。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

此言大毒却
有針膏廢之
妙

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
是偽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
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
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
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
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
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

出語如走盤
之珠

胡琴羌管擬
之條理雖非
其倫然亦琅
琅有致

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
如在人孔子何為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
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
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有証必趣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兩路揄來
絲中亦無
避處

人無錫倒崑
崑掀翻海底
力量便是小
禪縛律矮人
觀場終日食
盡魚之殘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母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為？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槨，顏路請車以

窮極盡意監
儒讀此定當
咋舌

為之槨，孔子不予為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吊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為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槨，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况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為士，後為大夫哉？如前為士，士乘二馬，如為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

嘲笑成文不
可認作死案

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如奕棋然者
着自活後生
熟此不至誤
腔按相

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枘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

此段公案至
今猶令人
猶令人

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于虛空中弄
手脚

佛胥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
 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
 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
 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
 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
 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
 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

荀爽蔡邕胡
 安國之流皆
 學孔子而失
 者

不入也解之宜佛胥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
 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
 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汗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
 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汗不以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胥有
 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胥非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
 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
 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

摘瑕攻類難
辨正解亦自
縱橫

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為食哉。君子不空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供親也。仕

玩左傳弗擾
對叔孫輒之
言則弗擾信
是可見其若
虎之兇侮仲
任偶末之故
耳

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論衡
卷之九
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名，孔子宐解以尚及佛，盼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終

論衡卷第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參評

閻光表子儀訂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

韓非子所惡
惡腐儒耳孔
明有儒名氣
象勸後主請
韓非子故核
名辨實離理
人不能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子所謂禮
義指貌與貌
與飾即吾儒
所爲文也

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

上古儒農各
一非子所指
之儒儀秦之
流耳

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

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

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祿，去卿相之

守國之度在節四維孰謂禮義可無哉特惡夫借禮義爲說鈴者

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亾，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

太公之誅華
士與孔子誅
少正卯同然
皆有可疑

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
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
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路。同時
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
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
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
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
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
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

韓子曰偶參
伍之驗以責
陳言之實于
木在魏秦人
寢兵正參伍
之驗

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
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
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
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亾。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
銳。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亾者。彊弱
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
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
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

琢句如夏牧
商彙歎識奇
與

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于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卽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強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

湯武之仁義
桓文之節制
三者不可缺

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強秦之兵也。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

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

太公不誅伯夷何獨誅狂

有虛譽而無實如許靖法正勸先主禮之太公果誅華士四方誰不解體

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

此反更佳

崇節義之
臣有國之急
務豈宜加誅

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亾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

說周公因太
公而下士無
縫之塔尋出
縫來妙絕

好句法

說得痛快

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到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到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

韓子尚刑是
亂國用重典
之意不知霜
雪之後必有
陽春

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疎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

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

周穆王至老
而耗未聞終
治

古勁

韓子核名實者也以所聞而卽欲加誅何共自相矛盾

一意翻覆如雨裏紅蓮香瘋再冉

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欄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

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官。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

此例精確韓
字無容置喙

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
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
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
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
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
人之不哀猶龐攔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聞以知姦
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
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
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

雞豚謹噉即
奪鍾鼓之音
蒙蔽而不上
聞即是無法
度之故

妙句

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
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
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
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
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
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郭之以掌也御
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
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

參駁處再不
容翻招

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
而相違矣。龐捫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
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
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
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
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
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捫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
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
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

法嚴則人不
敢犯作姦者
多法縱弛也
與嚴字無格
勝之 相持

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
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
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
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
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
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
之性。不可闕。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
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

有韓之峭刺
而又有左之
奇肆能巧撮
二家之勝

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已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闕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宐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

當頭一棒打
得怕人所以
不如儀秦之
易入

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闕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

文氣淡泊不
落腥羶

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安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

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費辭曰歸費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安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孟子此處正
以不說明爲
高然據仲任
辨亦有理

孟子不免
抗浪本也
殺仲任劇破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宐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

有此一段干
証孟子亦當
心服

身是口云
故生此偽才

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

平峰映水連
瀟瀟溪橫說
曉說皆有把
柄所以文人
之筆鋒可畏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

變前處多少
鯨力

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

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

如此着眼不
被古人瞞過
信是善讀書
者

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年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

執迅而法深

妙極

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歲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

蒼鷹擊攫
不放鬆使人
于何處生活

孟子此時慙
甚無聊出言
復雜何足深
察

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子而誰也。言若此者。不
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
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
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
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
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
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
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
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
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
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

小溪春漲殺
受足媚眼

濤翻雪清飛
濕時濺人面

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

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仲子是有志
節人列于高
士孟子特借
以垂訓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蟪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

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纘，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
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
頻蹙曰：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吐之。以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
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

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
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
用鵝鵝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鵝
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
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旣食之，知其
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已志之
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

得此一跌滿
盤棋着着皆
活

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污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屢繡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皙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繡，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

齊國之臣盡爲乞丐其兄亦在其中仲子避之良未爲過

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中之黃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古今第一筆纔點眼便欲乘風飛去

口如崩峽却
不是胡楊
是

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安自齋食而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為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污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為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

君子修道立
德不為窮困
而改節禍患
何足道哉

者得正命。妄行苟為。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為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蒞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臥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驛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筆意翻翻
斷自賞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虜。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天道積聚衆
精以爲光安
有體哉

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痴興陡發可
供笑粲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澗，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雖

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

緩說愈驚見
此老枯毫之
妙

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

揚子曰鄒衍
述而不信實
忽

考証經傳方
不爲奇幻所
惑

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

世所共聞猶
信如此况
所不聞者哉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
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
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
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

又以鄒衍之
言未可非也
紀淮南未可
信鼓弄文法
全學太史公
伯夷傳

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
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
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
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
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空大，今從東海
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宏而壯辨而
裁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

以鄒衍結
是常山蛇

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為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因彼識此端
木後身

言復 卷之十一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破陰字如櫻
能之食芳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

別發處悍而
蒼

運核事明碧
落斗室矣

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
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
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
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
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
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
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
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

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
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
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
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
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
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
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
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

天運之可驗
者有諸儀表

之制總是天
道遠未必一
能合

從蓋字生出
葆字蓋字底
如蓋字頂紅珀
鋪洛縱橫矣

餘波蹙沸似
剪瀟湘之雲

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
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日行有
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
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
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
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北是其效也極
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
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

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
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
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
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為一
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
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
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
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

以一反按法
 仲任篇篇屢
 用之如淮陰
 毆市人戰出
 奇變化有若
 鬼神

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
 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
 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
 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
 蓋之橈。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
 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
 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

聖禽翻罷萬
 玉橫斜想見
 其瀟疎綽約
 之趣

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
 於近者為出。遠者為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
 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為
 入。澤以遠為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人皆遠之。故也太山之
 高。參天人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
 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
 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
 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

一。意。相。生。愈。跌。愈。有。近。來。得。此。法。者。惟。有。卓。髡。

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為。高。南。方。為。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為。高。遠。者。為。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下。字。

此。即。二。小。兒。辨。日。生。來。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日。暮。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或。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其。以。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為。近。日。中。為。遠。也。其。以。日。出。入。為。遠。日。中。時。為。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為。近。日。出。入。為。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世傳漆園多喻不知仲任之喻比漆園更多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為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為近。出入為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為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隨口吐出白如珠之走盤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為效。又以星為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交如百川倒
流又處處砥
柱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為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為中旁則為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

礙得健拔

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

喻自內典中
翻出奇峭無
匹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為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

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隨掉成趣。懸麗而又有骨。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磊磊落落天。趣躍然。

重設難政
如七處徵心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燬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以螺蚌代蟾
蜍就見筆致

淪漣波濤
發激射莫可
捍禦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脊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日月之交月
行黃道而日
為掩則日食
月行在望與
日衝月入于
日背虛之內
則月食然據
任仲之言亦
須有理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
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
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
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
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
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

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今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昔心模擬別
翻舊集是瞻
朝陽而飲流
濯者

觸緒可以知
全心靈發敏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質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

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
 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
 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
 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
 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
 一如審氣異光色空殊如誠同氣空合為一無為十

議論拓如日
 輪之上雲霓
 師金支澤游
 彷彿尾從

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
 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
 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
 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空覆萬里乃
 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空萬里也天之去人
 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
 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
 何則仰察一日日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

文光之眩耀
 宛然十日之
 並出

月湧大江金
光萬狀

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空集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隳。不枯與。

總是尋常意
致一經拈弄
便覺窮處不
窮

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空。畱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畱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平。畱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

穉杼出自造
通但解得花
樣幾新

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
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
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
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
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
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
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

如真是星實
天上幾無星
矣

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
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
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
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
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
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
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
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

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

空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亾。亾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

雲之與雨猶
莊子之和豫
通是一物而
異名

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

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語句鄭重可
與先秦西漢
爭雄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率平寫出自
米查抱

鑑明則塵垢
不入俗人之
不知以君不
躬耳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懸。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古朴沉深

詔淡致穩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宐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精言如屑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蔽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貴。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只四字多
姿態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儀秦處堯舜
之世亦可當
大行人之任
洵非常人

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傷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洪連跋
小漢香
可此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脈。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
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陰陽人主與
俱上下是佞

人常態

論衡

卷之十一

三六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為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權者佞人照
正鏡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暗裏藏此
是佞人妙著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為毀之。苟不利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如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眾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論衡

卷之十一

三六

桑林之舞雖
明如晉悼亦
驚悸却走大
賢之人固非
庸人所能用
也

從橫有術察
從橫者烏可
無術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
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臥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為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為佞者皆
 以禍眾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好名亦是賢
 者事如何加
 得小人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盧君陽寢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為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牆狸步鼠竊

佞人之為賢
 過于穿窬指
 捷抽箕踰術
 之姦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感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無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入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

山招見巧終
招害佞人
元漏終必招
刑但恨無明
著耳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終

論衡

卷之十一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

爲儒生左袒
乃爲已佔地
步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竝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只此二言儒
生文吏軒軒
已定

莊嚴密麗堪
為儒生吐氣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默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執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待。則待。勤官之立。佐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為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天巫用小巫
首氣索

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閹閱。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為將相所不任。文

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瑕說其短正以顯其長

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為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文法得之說難但韓愈此稍平世代使然耳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

華贍精工誦
之心花頓發

論衡 卷之十一
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為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
能達志不有為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為謂之
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
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
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

筆端濛濛瀚
滑不知所抵
躡世逸才安
與中郎臭味

朝庭之人也幼為幹吏以朝庭為田畝以刀筆為未
耜以文書為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
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
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為慧
不能知文吏以狎為能知賓客以暫為固不知儒生
以希為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
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
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

薛瓌無松柏
忠節固非俗
吏所能

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經術所以經
世未可以出
于金陵一概
非之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旣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聖無不能小
人雖有能終
是蚓唱蛙鳴
真與有幾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雞，雞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為。禹決江河，不秉鑿錘；周公築雒，不把築杖。

通經與俗吏
海王之於百
谷等數所不
能記

夫筆墨簿書鑿錘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為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過經窮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也。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辯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器大者盈

寫山氣焰薰
燭炙手可熱
光景

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弁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瑞。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賚錢。

材由于性此
老學識見其
失處

百並為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為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為同。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青蓮綠篠兩
相映媚自足
供聆

說出文吏作
奸犯科纒顯
隆冬松柏

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官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

蓄縮畏備之
情曲曲描出

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時
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
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
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
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爲地戰者，不能
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
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
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食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
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
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
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
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
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牆壁也。屋廡則
用斧斤，牆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
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

零星小技隨
我指揮正形
儒生之貴

儒生如大商
舶珍玩環珞
貴堪敵國

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錡鈞也。抱布買絲。交易有亾。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買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熏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郁樸字下得
直恁奇特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節孟子語
經一出口
禮人乃知
運筆之化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春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春。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節夫子初點
化仲由語行
得宏麗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鈞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

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
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埒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
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
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
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
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

是卑鄙
是卑鄙

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
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
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
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
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
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

學術無方師
心之殺人可
以漂杵

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為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為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曠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

各相標職客
氣未降人情
大都如此

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關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為師且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

陸沉盲瞽愈
覺說得精神

此法出于戰
國而開後儒
步探之淵藪

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亾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

能識賞棧典
故方爲通儒

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

讀古人書一
學不可放鬆

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
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
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
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
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曰。今日夕
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
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

辨禮尤詳而
不穢

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
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
承周。將曰。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
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
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
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
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
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

無字處說得
透妙想天成

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眼前事人自
討論不到

蠶魚三食神
仙字乃有此
靈心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摠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
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
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
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

爰法金學屈
原天問古健
河法

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膈何
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
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
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
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裹。上
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不止能說往
滑之邪耳若
探月窟空天
心非學海不
能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
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
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
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
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
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劄互

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
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
不純。俱有關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終

論衡卷第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



文無大力說
得天花亂墜
亦是油腔

伸眼淨眉皆
成妙趣

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小范老子
中有數萬
兵言非誇

言有
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况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妙
插此一句甚
雕肝秘攪亦
有大方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小巫見大巫
亦是此意

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歿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竟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况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六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文人無舉之
者亦如馬之
蹄仰膝培厚
湛耐滑耳安
能顯乎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禪旬滌射不
至故常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洑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引喻絕倒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稟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宐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巉巖奇峭筆
能扛此

爾生欲茂秋
風害之世固
不能用孔子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

人惡明聖世
皆文雅

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革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亾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堦重一。

雅健醇深西
京矯孤

精工華瞻直
可以鼓吹唐
晉衿袵古選

人之跡不能蹈也。磔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游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瓜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籥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瓜瓠魯縞不穿，傷馬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晉鳴處千人
自廢揮霍處
百沃景從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鋪所以能擻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鄴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言傳 卷之十三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有力者不言
力猶之善易
善不言易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桺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况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惟學能益人
神智所以爲
通人

我朝夏正夫
曰此生不學
一可惜此日
爾過二可惜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况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

間不可覺候
至後知

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游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游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况游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

如游五都之
市珍玩雜陳
觀者奪目

學亦人之寒
泉所以養而
不窮

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層通發揮如
登太山履石
封以蓬八荒
視天都若益
江海若帶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啓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亾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疆壯之人。死榮

屬殺俗漢

所以頑仙不
敵才鬼

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雜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密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

四方八面無
所不通始爲
上儒

自荀子勸學
篇來故句法
亦似

言。復。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

得國語國策
之宏肆而加
以洗實

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鶴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

又得韓公子
語脈

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
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劔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
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
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劔
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
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
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聽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

古今奇迹多
托於禹今觀
益作山海圖
經亦是奇品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
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
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歿，遺教戒之書。子
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
力字
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聖人之好學
屬方休今
人如何敬手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况辯昭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歿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歿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形容妙極可
針不好學之
齊道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俛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俛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僭。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倒屣以迎則
李季二公可
想

古人所以徇
知之愈重於
感

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蘓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可爲楷狀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仙音飄渺妙
讀黃庭內景
經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有才貴能用
不則流入酸
館策中

寄人領下者
便其至文須
自成機杼乃
為絕構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妙思自出於胸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倣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

數子乃仲任
所服膺者

猶文武周公竝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
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
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
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
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
相料太山之巔壩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
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

消熊稜鹿非
山疏野棘可
此

借劣表勝如
登七級浮圖

言後
卷之十三
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
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
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爲經
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安。言應經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士。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乃知劉幾之
軋苗長吉之
聲才亦是二
子之流未可
輕議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此處是仲任
自爲其照不
假類上三毛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
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
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
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
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

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巧俱發
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
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
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
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
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
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
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

古謂丘明爲
素臣不若素
相字更闊大

古獲

玉璫無藏髮
之木形諸外
者皆本諸中
者也

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
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
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
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文之感入針
芥相接豈有
不可知者

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宐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謂周長生者
以桑梓之故
且爲自己左
祖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

天地化育不
產奇物則產
奇人

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歿，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

月下筵篌詔
音滿耳

品騰人物如
矮人御場者
多誰能有此
識力

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
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
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
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
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
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
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

取精多用物
宏文始大暢

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
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
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
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
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
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
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
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

朝墩見權萬
象光昭

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馮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言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為郎中之寵乎。

為事如...
不...
有...
讀...
...

論衡卷第十三終

論衡

卷之十三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

為踏踏者長
價

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
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
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
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負銳之操。故世
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
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
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
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

麒麟常有而
王良不常有
所以士服鹽
車者多

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
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
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
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漫嬰繁事寫
出如御厨之
冒令人流涎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歿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一塵一刹皆
可說法。方信
隨處皆是文
章。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

讀盡人間祕
爰方有此奇
思異想

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

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戾。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

非附青雲鳥
能聲施後世

古拙在先秦
西漢間

安能自達。故曰鷲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鼯躍
躁於靈龜。蛇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
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
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涓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為真英雄
白贖舊臘
者不可以是
籍口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為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灰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

媚嫉之士所以流恨千古

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如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法喻相配其天略耳未必如說者之泥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

柱頰看山爽氣滿目

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為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為小發。不為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

此辨法自楞
嚴徵心化來

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

文類滑稽排
揚莫則

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竝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秦甚矣。

層層透出如
千葉蓮花

蚩尤之民。洒洒紛紛。亾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

喻中設喻舌
本難曉

萬戶失火。烟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濺瀑濺瀉有
濛濛間况

言傳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
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
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
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
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

此老初論得
天頤顯非堯
吝者比

天地間萬事
皆歸偶爾切
莫認真

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
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
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
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
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
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
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

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垂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

辨折如老衲
談神昏迷盡
醒

銜談里語一
出此若口便
如薛瑤英肌
體生香

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且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且暘反寒暘且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

鼎俎可以干
湯以卽味可
以說法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
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
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
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
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
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
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
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

不相類乃能
相濟是以厲
利劍者必以
柔砥擊鍾磬
者必以濡木

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
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
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
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
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
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
且太王直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
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

藥奏洞庭魚
龍盡出

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

奇思新致燁
應動人

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咎。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

易經有此玄
理夫子所以
韋編三絕

隨題拈弄甲
杖精嚴

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
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
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晁滂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
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
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晁滂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步步進落放
淵清泉

又說天之經
一步緊一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
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
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

以人配天攻
擊再無逃避

紂母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母以禁之。夫言
母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母必二辭。聖人審之。况肯譴
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
合德。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
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
僂僂。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
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
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僂僂之氣者。孝成

冷趣如遺
清暑

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卽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
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
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
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
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蘓武
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人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蘓
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
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宐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亾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人為羣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亾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摠是一意發
揮無窮如燦
迦羅首八萬
四千清淨寶
目母陀羅臂

石人亦嘗點
顛

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寒溫字此猶憎醜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爨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無處不台

詳而且瞻能
必所欲言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

程朱而在亦
當避席

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理窟明筋斗
先賢所難

論衡卷第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五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

宋人琢葉天
費心神



結繩縊而舞
態無定姿

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蜂蠅之房。雖甚瑣屑。亦有景況。

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農家汜勝書
極熟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澁。東方來者為疫。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

虛詢下朝榮
轉回策儘自

難辨

媚情動人如
新蕉搖把

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燮。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气。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

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木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

離是諷語却
有和鋒

痛甘陳功績
響透出

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寃。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寃。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寃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又翻新致
響合并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徒。而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寃。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培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宥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寃。宥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想頭絕痴足
以資人嗚噓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卽不然者。霜何故降。范睢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睢儀之

敢青妃白文
家小巧之技
獨此公用之
反覺雄渾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偽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官。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亾之微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看此一汲如
飛湍界壁

論衡 卷之十一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
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
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
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

配合處絕不
模糊學富而
能剪裁之故

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
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
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
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鈞星在房心間。
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鈞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
鈞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
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繚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
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

學閩一撥便
碧鴻翔

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

練詞工巧

淡淡寫出泉
沸星流

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日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為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安

深研幾直
其理實之秘

結構之中常
有津津別味

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

却是至理

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苟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登氣樓臺常
隱見楮墨間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資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倘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平。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一縷白雲狂
馳無際

音雖深語必
淺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
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
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
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
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
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
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
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

高山鼓琴沉
思忽往

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
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
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
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
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
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

皆自體認到時流出豈徒挾春月烟花千筆墨間老

之說。紂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和醫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

典而活真質
理諦

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鄲、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襄，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一有也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空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

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宐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

修政得宜所
以爲聖主

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章句腐爛中
翻出新義尤
人所難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宐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

此處尤發前人所未發妙絕

承東雅容而詞語暢達

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肅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

先儒云不盡
悟傳註之失
則亦不知所
以為思此可

幅樂之意歡忻。悃悃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早。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禪也。砥不劇厲。欲求銛也。推春

得橫難苦詰
之指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盪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

出語有致如
都梁在重慶
中香氣自馥

考樂記和芳音可口

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
母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倘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
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亾。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可以抽思至此文心難龍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典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亾。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僂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各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蚌。

墻壁瓦礫皆
証法身微物
托來皆成妙

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埽。榜驅內於塹。埽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天傳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李唐天子各
命宰相以職
暗合三公之
旨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宐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宐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沉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沉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

此亦杯水車薪
非能出而告

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强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

比擬處如修
廊被閣尋玩
不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身是眼不
下一死句

言復 卷之十五
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陽極反陰。陰極反陽。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

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空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平驅銀海勢
欽騰空

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大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欸。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眾陰之長。故伐

千年暗室
火品類

對針見血非
撥拾皮膚

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場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九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九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亾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

跟踉翻騰忽
復正襟危坐

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惻但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

在規矩中又
之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倘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此篇映帶之
上頓挫之妙
轉換之巧不
能盡述觀者
自見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僞象乎。禮書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龍而動。雨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

實可爲虛虛
可爲實實古
之銛利一至
此乎

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上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

蘇離萬歲滿
梧環瑤

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鈎爲比二也齊孟常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陷以盧爲槲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

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磁石鈎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鈎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

湘江龍起甲
鬣開奮

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

假空名以當實其理可信

看他轉換處如鳥跡蛛絲斷而不斷續而不續妙極

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良。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亾也將匈奴敬鬼。

一句渡過如
紅白線已有
燒千山之勢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何。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段段變化如
璣貝萬斛隨
肇而湧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

筆勢至此稍覺平衍猶爾
增屹

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各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發其精絕間
多少人心胸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蹇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宵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

稍撥机鋒便爾無際

參龍虎之文胸有武庫

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在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

較量不失尺
寸文心靜細

觸緒而出
與縱橫

淵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兒，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熊羆豺狼，雌蠖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蝨蝨鬪，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

盤流噴壁辟
其為人

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保蟲。毛蟲饑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

畢竟此論是
聖人復起不
能易

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鸚鵡來巢。其後季氏逐

叙事不倫不類自有古意

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為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亾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亾。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亾。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亾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蒙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

街談市譚，真是可笑

沒要緊事窮
纖極微可見
文章觸處皆
是

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
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蝥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大山郡西南過
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亾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俛蟲三百人為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

齊物何必滅
蒙莊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桑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更是其柔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為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

摩詰詩中有
盧仲任文中
有焉

屈曲相生虹
雲縷繞

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蠋。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蝸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蠱若蛾矣。粟米饑熟生蠱。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醢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蛤蟆蠟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

埋到詞新直
是天花乳墜

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螭之類蝼蛄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疆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餽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聞喋之蟲生如雲烟以蠱聞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

新聲擲就字
字欲飛

蘇轍電旌丹
龍利眼

階下有積蠅矢，明日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螻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

人有定質，鳳
麟豈無定形
然其駁亦矯
肆可喜

于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似麀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麀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麀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
 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帝三王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
 以麀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
 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
 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
 麟戴角卽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

翻駁處石人
亦當點頭

昭明臯鳥而
似鳳麟虞仁
獸而類虎貌
何足以定人

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
 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
 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
 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
 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
 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
 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
 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

以聖人難知
形出麟鳳難
識筆端漢流
星迴矣

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齊。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

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蹙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

仲尼先飯黍
侍者掩口笑
知聖談何容
易

真偽相錯非
有慧眼豈能
認得

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
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
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
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
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
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
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
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
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

正襟危坐忽
生雜劇玩者
自當起舞

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
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
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
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鸚鵡同也鸚鵡非中國
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
物儒者何以謂鸚鵡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
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
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

根據至理非
學究人語

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

拈弄小巧盆
草池魚亦復
有致

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管唐虞之時。鳳慤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隨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

插此兩句生色滿盤

龍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安。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

瑞應或遲或速。難以一律。而論非聖人不能前知。

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大小。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

盡大地皆靈
首耳馬得精
快

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

說至人至物
本無種類
氣甚是跌瀉

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

八云麟以牛
生則鳳或鳩
孕想當然耳

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麀，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麀，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鵠，毛奇羽殊，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棗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替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花柳施粧富
勝金谷

能得嘉禾，恒見棗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類無常故？曾替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鷦。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有情化無情
無情化有情
天地何限此
特其一班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眾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鼈。蝦蟇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麀為騏驎。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

玄黿之子。二龍。蔡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慧苴。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卽卽。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嚶嚶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卽卽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

波斯富賈詳
廣悉聚

無經處備金
鑽研此天生
鴉品

有麀而角言有麀者色如麀也。麀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麀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麀。麀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麀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麀不言色者麀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麀故言有麀。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麀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

筆力矯悍縱
金鉦而雷大
鼓

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麀。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麀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麀而角者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

有語必收東漢人多是此法

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騏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麟。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麟乎。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鸚鵡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賢者亦有奇骨。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

世人皆買贗還珠者能有幾陵陽哉可歎

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麟。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鵠麀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麟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麟。亂於鵠鵠麀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麟。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為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

獸皆有壇場
鳥何爲不然

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

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况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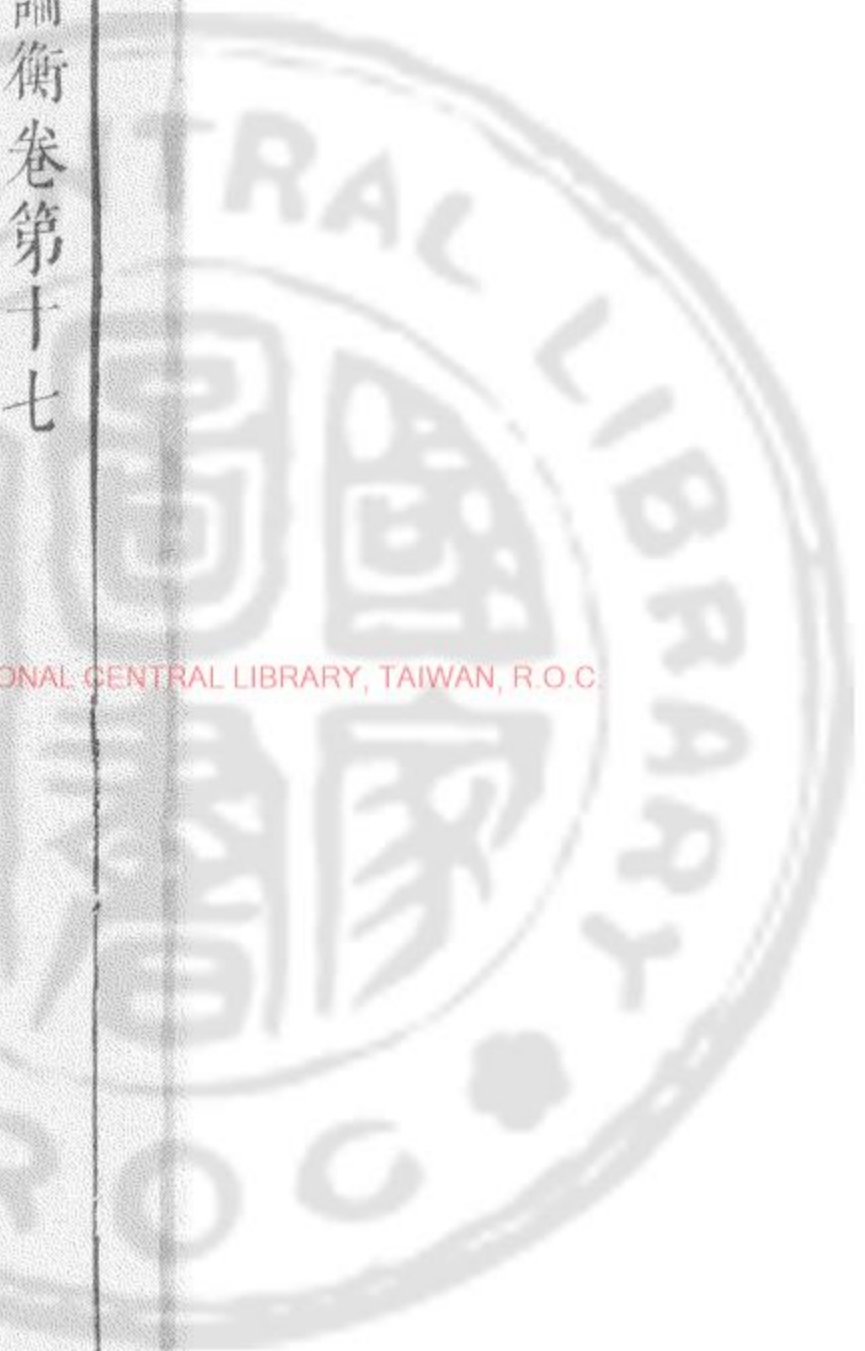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



疑玉杵之女
霜飲之九咽
皆有靈氣

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
恹恹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
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
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麟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

實有解會非
顛倒為工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麟獨能一有自全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
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
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
為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
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

漢桓之元嘉
漢靈之光和
皆有鳳見
徒爲聖王而
至

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
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
皇麒麟失其實也鳳皇麒麟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
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
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
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
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
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

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
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
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
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
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
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
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
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

簡而老且有
致

中肯處石人
點頭

雕績滿眼

淺淺挑撥極
淵滄沈冥之
致

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剝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澆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

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剝卵破。屏窠不翔。林焚池澆。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空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麟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

峰迴路轉處
處關鎖

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人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有鳳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

贈色與月光
兩相照射

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

觸着瑞緒隨
事寫來皆有
氣色

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宐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

片字皆為嚼
碎方見古人
用心

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况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鸚鵡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

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詒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鶴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鸛鶴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

從賈詒中指
出迷塗令人
深省

空靈窈窕誰
不解願

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

得此一引巧
意換出

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人民家猶孔甲遭雨人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蕙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頌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

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裛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裛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通達世故非
堅儒之談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蕙。脯。莫。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蕙。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蕙。以。為。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為。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蕙。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蕙。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蕙。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蕙。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瑰麗真如百寶流蘇千絲
鉄網

譚心脾裏文
中散仙

夏。月。操。蕙。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蕙。不。鼓。動。言。蕙。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蕙。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論。之。既。虛。則。蕙。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莫。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為。日。數。何。不。

射雕胡記
健急利往往
堯中

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莢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千般頓挫
柱欲摧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

偁知妙理只在眼前人目為古書所惑

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為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

可解猛虎頂下金鈴

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

牟尼吐耀

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
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
臯陶、鯀、鯀也。儒者說云：鯀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
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
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
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鯀則復屈軼
之語也。羊本二角，鯀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
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
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徃徃

奇物奇形何
臧李皆書

知徃。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
鯀、鯀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
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鯀觸人則罪之，欲人畏
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
知，如以鯀、鯀能觸，謂之爲神，則徃徃之徒皆爲神也。
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鯀、鯀謂之巫類，
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
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
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

柔風駒煥勢
無定安

机迅体輕舞
態合度

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魃魍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魃魍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

摠之五星合
道循度則爲
慶祥犯道變
色則爲災異

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景。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

考據精詳
琅可詠

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
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
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
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
曰灑。灑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
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
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
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
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

語云結珠非
于林表不云
在田方知此
老用字之不
苟

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
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
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
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
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甘者。其
下時土地滋潤。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
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
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
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

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

此亦有爲之言

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憤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

方知志決身
職事務勞非
臥龍之過

由淺入深沉
實而且多變
化

破世儒銖
貴報之意非
謂善惡皆歸
實槽

則雖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
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
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
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
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
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
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
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

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
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
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為也賢君
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孫皆為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
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
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
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
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

卽智囊之言
而出之溫裕

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
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
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
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
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
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
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
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

琢句如珠出
匣

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
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
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
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
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
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
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
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空常水旱。案桀
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

滔滔不竭
歸于酣嗜

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
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
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
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
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
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
也國之亂亾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
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
禍不除至於國亾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

盜跖之壽孔
顏之厄千古

慨然

徵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
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亾者爲惡
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
人有完疆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
國之亂亾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疆而老壽非政平
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
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
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
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緜

讀至此方覺
運命論爲煩

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
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
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
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
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
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
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
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
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

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
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
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
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
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誅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
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漢家多責治
于長吏。故以
是終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vertical bar.

論衡卷第十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

冷淡如山均
自雲

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饑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說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

老莊明自然
得此闡發如
讀八會之文

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空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口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

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師無其說，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

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叅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夫曹叅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叅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叅、汲黯，而謂天與王

較量處如立
高岡無遠不
見

此即無爲而
萬物欣累之
意

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叅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遽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

觀粧祛服見
者魂消

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黃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

卉木盡成文
章

文亦如秋水芙蓉有自然之致

水經新潑香氣襲人

山神伎倆終是有限說得痛快

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脈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

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恩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亾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補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

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鑪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已，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

太史公贊黃老，然爲有見，所以天子亦不貶子桑伯子之簡。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已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邀名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塗，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

古健如丹，驚排空。

論衡

卷之八

下

瓊枝玉樹非
風塵中語

避甚宅甚痴
此想絕

此與莊子排
虛懸實之言
言同而各有
妙諦

藏汲井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
葉根垓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故無
為之為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
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為也氣和而雨自
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
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
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
矣當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
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

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為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
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上陵不逐獸
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安也夫百姓魚獸
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
秦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
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
其下純蒙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
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
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

總是天法道
道法自然抽
田人自想不
劉

以孔子爲君。顏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嘔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

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諛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生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

逆浪一轉地
軸動搖

愈翻愈醒蛟
龍攫騰

亦安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
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
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
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
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
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
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
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
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

近取諸身見
此老學問有
根蒂

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
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
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
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
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
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

念慮一過水
絃自響

聖感類、懔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于前旱後雨、一有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許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

古今疑案被
明眼人指出

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也。一有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

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
 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
 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
 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
 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
 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
 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
 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為

胸中明了筆
 下無纖醫

巧思如雲根
 秀出風岩削
 成

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
 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
 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
 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
 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
 為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
 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

委羽龜山之
秘無處不搜

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

及以起發議
論剪分燕尾

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亾。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宐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亾。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宐彰

通山黛色雨
相獻媚

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亾。宋景

航鋒亦圖

公時熒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爲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

辨駁明哲如
恐九變而燭
進

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
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
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
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
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柜鬯之所爲
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也周公功德盛
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
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
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

辨難攻擊字
學根本六經

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簣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
眈者大夫之簣而曾子感慙命元易簣蓋禮大夫之
簣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竟而有
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何爲不安
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簣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
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
路者也已非人君也一有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
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

美襟搖風娟
娟可愛

言復
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

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卽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臥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子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

以夢破夢花
樣簇新

字根且毒上
無古人

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問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

虛圓今馬字
字瓊漿

更發得醒欲

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况之。天亦安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坩。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坩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身犯心感。辭位歸。

馬就銜步
可愛

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慙。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鉞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痹狗。痹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已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痹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

翻龍吐螭筆
勢異學

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與師

文溫度雅

破的之語正
不在多

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剋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亾秦。亾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地。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

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

陸氏之悟本
備此

聖人百世之
知不過如此
語雖平常却
是實理

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天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見時。

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蝸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

打誦語如翠
禽啁哳萬玉
橫邪

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蒺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宐，偃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偃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宐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

者于于，羣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宐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強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宐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柙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

以五常說來
非資嚙蠟之
辱吻

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為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

花冠萎頰天
帝亦醜新婦
三日中品亦
妍

使非以文教
何故救之以
忠絕好想頭
只在尋常拈
出

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

貴耳賤目世
久通病

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墮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

奇節之士何
代無有

其孤愛不異於已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搃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

俗語云近寺
不敢備洵然

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
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
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
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
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
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
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楊子雲作太
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
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

敘常人之言
卽封德彝對
文皇語

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
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
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
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
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漢。兵
革雲擾。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旣得天下。無嘉瑞之
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
若之微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卽生聖人。聖人之

春秋時紀氣
在兩間何得
有太和元氣
之孔子

遍睇一盼粉
黛無顏

治。卽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
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
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
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於今。功化渥於後矣。
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
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
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孔子曰。紂之不善。不
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

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
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
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
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
並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世論桀紂之惡。甚
於亾秦。實事者。謂亾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
猶堯舜桀紂相違也。亾秦與漢。皆在後世。亾秦惡甚
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
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以五致之矣。孝

節孔子尊周
之旨

錦裯鋪地自
無寒吃氣象

明帝符瑞並至。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功不相下。宣
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
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
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
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鄩溢美之化。無細
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
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
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終

論衡卷第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元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

夷猶恬曠治也之音

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為效，百姓以安樂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為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

一波未了復一波無脊拖之病

期於平安，不須符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為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為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乃為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為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為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

根幹樞掣如
蒼虬之舞雲

百姓又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
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祜不同也。
周則烏魚。漢斬大蛇。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
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
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置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
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
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
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

意致淋漓
滔滔

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
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
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
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旣無以知之。何以知。
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
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
二十餘年。賈誼劄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
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夫如賈

應前百姓以
安樂爲符

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

看他鋪叙處
得太史公遺
法是以有健
調而無累句

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

至見于新豐醴泉湧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

燦爛奪目

漢亦一代也。何以當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是故觀于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懼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

意與酣暢可謂落筆搖五岳矣

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城，三代監辟厥深，洿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

劇秦美新之
祖禍

今上卽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修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鄙善哀牢，貢獻牛馬。周時僅治五千里內，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跣，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埴坳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

鋪張處如洛
陽名園處處
綺卉

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秦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秦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顏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涿鹿之戰。堯有丹水之

詞氣爽健如
目此樓煩豪
悍莫偶

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吳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

兩相比勘不
差繁黍

文王百里起
與王猶難不
階尺土者又
當何如熟讀
孟子方有此
文字

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
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
以臣伐君。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
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
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
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
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
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
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

說此和狐鳴
書固不足
怪

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
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
起高於淵洿。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
書或稱武王代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
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
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
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
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
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

武王處紂一
着果毒而配
夫子所以
處處露其不
滿

公將三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歿。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太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殷，鯁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殷，鯁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閭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

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卽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真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羹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圖，莽醜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亾秦亾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寬狹誰也？高祖母姪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貫飲，酒舍負讐，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姬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

愈入愈有
精神峰巒
亂波浪濤

漢宣帝少時居長安尚冠里卧居亦數有光耀帝王之興豈偶然哉

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蘓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鷺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棊。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

揚厲之文章如太真肥莫作梅妃瘦

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伐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秉以爲王者生稟天命性。

竊搜冥合讀
者能不起舞

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
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
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
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
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亾。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
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
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
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
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

遊僊得白
一語而西王
母石室竟爾
屬漢果是希
有

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
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
至漢內屬。獻其實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
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
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保入吳國。太
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蜀
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嶺。鬱林日南。遼
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載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
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嬖

端薄則急讓
禮薄則急讓
禮薄則急讓
是以君子寧
居其厚

巫楚王英惑於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
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
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
於法隱彊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
爵土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
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管
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衰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
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
竝為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絕成湯之統非聖

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絕滅
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
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
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唐國其工私之稱薦於堯
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
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
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
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
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

語云兢兢業業所以保終前極其張大後歸於畏此尚終奏雅行文細心處

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麟矣。皇帝敦德，俊又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飢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絕。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

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鈞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願，見如錢等正黃。

一金也而變眩若此，洵是異寶。

此與津人得
於岸將寶
之石也已敬
王事定獻之
復為王大較
相同

數百千枝。卽共掇。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
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
黃金也。卽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
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
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
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
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
不實。苟飾美也。卽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
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

金玉皆能吐
奇怪

今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金直狀。郡上賢
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
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
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
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
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
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
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楛見。金之
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

金光芝草此
仙根也而東
漢諸帝不見
壽考何故

又以甘露帶
芝行文得濟
環之妙

金馬。織靡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

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栢梅李葉皆洽薄。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洲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峽山。其下巖淦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

天下盡爲凡
闕何分近遠
翁一未脫酸
餽氣

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
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
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
令左右通經者語難翁一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
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
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
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後
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
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劄議

此段自終軍
脫胎來不
妨青出於藍

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
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
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
唯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
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
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
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
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
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

水蓋山窮自
然結穴

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
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黃爲土色位在
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黃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黃帝故
龍色黃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
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
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
穴也瑞出必由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
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
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卷第十九終



論衡卷第二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

文勢連卷若虹之飲水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皇帝稱潁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

孔子作春秋亦非徒刺譏

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常實然。乃在百代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典也。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

忽家雖好野
驚古今人盡
然

火齊堆盤觀者自

難才變化概張縱橫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暗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暗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

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有廣大字從橫

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豐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與杜撫罔所上，漢頌相依類也。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於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

殺文廻環生趣無盡

三月新婦解
而且麗

掀翻排榜

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鑿錡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鑿錡損三五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爲洿矣。湖地非一廣狹同也。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免庸庸之名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

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謚者行之跡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猶明主况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孰與其徒多也。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船車采畫也。農無疆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闢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

莊子譬喻塊
旁仲任浴河
無極何忝莊
子

書非不講論。漢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楊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卽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名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牆之士，平帝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牆，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頌紀載，奚得傳馳流去無疆。

披沙羅句圓

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明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

汗灑卓踔

兩中素餐
然堪賞

曰善絃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忽然不卸服也。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驗，嘗試人爭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古今聖王不絕，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

馥郁旖旎

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變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虛，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說，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

從韓非子盤
石千里不可
謂富象人百
萬不可謂強
脫胎來

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
法論衡為漢平說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
如升堂闕室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
遠非徒門庭也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垂日月
之明處在中州隱於百里遙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
難論得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
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
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
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
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
之言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為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為宮得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闔
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
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闔絃歌之聲文當興於
漢喜樂得闔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墻壁之中恭王

闔里絃歌千
年不散儒童
菩薩能宏太
事於人間

寧過而存邪
過而廢

闡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侯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減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

書爲曉者傳
號之曰明不
亦宜乎

一橫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實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史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

使知貢舉者
能如漢之諸
帝豈至結網
陳哉

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史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

文亦如珠之
綴

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鱗炫耀，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

七制之文所以獨高千古

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亾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亾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

藻若春華

官。文雄會聚。今上卽令詔求亾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旣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賜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旣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

仲任爲自己
占地步

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

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陳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趙他之悟。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馬。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躪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

新詞艷句白
鳳毫端述矣

禹無靈威丈
人之奇書天
地不能平成
然則文固要
哉

屬殺銀槽金
鑽之輩千古
快論真堪為
文士吐氣

簡勁有千鈞
之力

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為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為丹青故可尊也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

書載鄉里人以為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為財勸叔皮不為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偽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矣

論虛篇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

玩左氏高梁
伯有之事鬼
似真有

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亾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謂鬼神荒忽不見之

無見論未必
如此暢徹

儻然四生風
生

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

鑊肝鉢腑可謂上窮陰而下黃泉

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亾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

契丹之先特一髑髏耳而神奇異常似不可曉

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亾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亾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空見數百千萬滿堂

曹溪一偈令人猛省於

文者也亦戲
於文者也

天矯淋漓筆
端欲語

思路極細能
析素中之股

盈廷填塞巷路不空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
言其血爲磷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磷不象
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磷死人之血也其形不
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
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之
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氣
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
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

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
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
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
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
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
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
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
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妙辨靈氣如
弄丸上下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

深入一層詞
氣激說

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况。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為。人。所。毆。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已。也。當。能。言。

縱橫俊發如
雪車競怪

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馬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歿之微，猶惛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不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歿有知，惑也。人

時帶併優天
庄高品

病且歿，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竟安能復爲形。如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鬪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旣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

信口嘲哂醜
風雲而成月
露

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
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鬼神然而不修聖人
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嗚呼有聲若夜聞哭
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
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歛其口故能成言
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
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
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
時呻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

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
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
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宐步屬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
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
物生以青爲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
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
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臯臯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

旁搜酷擬沈
想回換皆放
而有制

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

詭譎靡嫚可謂談鬼之黃狐

變眩百怪如妖狐綬綬而戴首

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嗷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响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墮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蹶一有者。氣適凝成。未能堅。

蹶字有

者氣適凝成未能堅

趣甚為髣髴
之裕祖

疆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况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雞卵之未字也，瀕溶於殼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偃伏，體方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瀕溶之時，瀕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疆壯勇猛。疆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

精光落地說
得烟燭漲天
天奇

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宐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已死，重於見盜，忿怒於雞犬，無怨於食已，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

猶猶汨汨有
如許議論

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
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
人若爲人所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已之體。無兵刃
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
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
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
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
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
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物與人

猶自跌蕩怪
麗不恒

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
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
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
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
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
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
精奇於人也。水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
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
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

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
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
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
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終

論衡卷第二十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歿僞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軾而歿。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

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成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亾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

曲隈深潭非淺汀小渚可此

思致甚曲

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宐殺也當復爲鬼與已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宐知二君死當報已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真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

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

申生不忍逆父之言，豈忍殄晉之祀。

無約而芳脆

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于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滅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

殷意峭而刺，如張湯之磔，氣。

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且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為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為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

淡溪跌出如白雲自荒山泉冷然

此段根據義理亦似董子

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為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為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已則其謂三王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為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

顧物之偽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瘡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
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哈，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
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為恨其子吳也。
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
恨也。樂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
曰：「主苟歿，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哈，伐齊
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曰：「瞑受哈，宣子失之。」

雖未必服荀
大夫之心然
其辨駁處亦
能確稷下而
服千人

韓愈以一鳴
字立論驚駭
雲流不可拿
捉實從此恨
字化來

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哈。新歿，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闔，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哈。此自荀偃之病，非歿精神見恨於口也。凡人之歿，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日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歿，皆不瞑也。且歿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

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為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歿，弗聽。王縊而歿，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為靈不瞑，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

此老抽思最
拙只在目前
而便有飛瀑
千尋之勢

每出一難令
人莫能

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歿，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與謚之為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已大惡也。加謚為靈，小過也。不為大惡，懷忿反為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為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為靈者

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復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

鄭立伯有之後，猶魯立慶父之後。

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鬼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強死，其魂鬼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

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冤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疆死者能爲鬼。何謂疆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

亦非一。伯有疆死。能爲鬼。比于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疆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冤。鬼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讐。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鬼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疆死。則謂疆死之人。能爲鬼。如有

便是現前對
証見古人讀
書沒要緊處
皆不肯一字
放過

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

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

借報字概翻
如組如舞

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顥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人者也。

柩出其聲二
陵塵戰棺見
其和文王張
朝挽是因机
顯用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樂水擊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張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泗之

濱。立家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樂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圻也。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况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皙。以長願。以髯銳。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

不添賴上三
毛形體逼真

夢幻之事難以言直晏子多智借以阻景公之用兵耳

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銳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夢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四尾六頭為凶作妖總是假托之言

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黃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成人有知之驗乎

辨折虛圓冷
雋足以杜少
正之口

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熊。是。死。也。死。而。覓。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為。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鯀。之。神。未。

唐。宋。四。大。家。
攻。擊。之。文。皆。
此。化。出。

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審。為。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未。必。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已。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

為。陳。之。中。即。
蘇。新。意。惟。仲。
任。為。能。

有間非祀夏效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呂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呂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已死。後其神尚不能

神國客獨斷
之絲便足輝
映不朽

報呂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龍毒。憤不知殺已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冤怒宐如雷霆。呂后之死。宐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呂后之殺也。

夫嬰子載有
氣骨人豈不
能爲彭生之
報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殺不一人也。殺

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憤恨病亂矣。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灰血

摘葅之粹

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吳烹伍子胥漢葅彭越燒葅一倻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葅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廢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幢一本作爐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

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

鼓醒

論衡

卷之三十一

七

錄鍾悉配皆
自體認得來

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歲
凶之時。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
奪其衣物。保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
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于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其墓。不能出。梟爲火。以殺一人。貴爲天子。不能爲神。
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
則謂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終

論衡卷第二十二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

後世萬寶堂
主令言魏漢
津是師曠
流人

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故得聽有
趣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霍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

師文鼓琴景
風翔慶雲浮
甘露降醴泉
涌與此相同

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則師
延之屬常在
人間第人不
識耳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竝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

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亾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歿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

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歿。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于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

七日夢鈞天
已有仙骨故
其女亦仙

三晉惟趙最
強宜其得吉
徵與秦同又
皆贏姓也大

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歿。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歿。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見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亾。贏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

其法自左傳
鄆陵之戰伯
州犁告王來

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歿。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罷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

萬事紛錯皆
從意生簡子
此時已有吞
晉之意故見
妖如此

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文子、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

如國清寺僧
布算無不悉
中

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歿。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慶入其母姓羸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

以夢破夢
嶮相鬪牙距
怒張

翻法得楞嚴
三昧

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空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

說出象類二
字甚精。統見
恍惚忽忽非
有非無之妙

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覓行。夢見帝。是覓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覓與體形俱。尚不能疾。况覓獨行。安能速乎。使覓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空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覓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

纏浪成文亦
有至理

雲烟等案雲烟之行不能疾使翬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翬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颺風也颺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翬行若颺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翬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皆見之時記
不分明筆有
化工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

行文有擲柄
乃能推劍此
是仲任擲柄
處

祥之氣也。

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

只熒惑守心
謫見於天何
必刻石置
然後鮑魚臭
戲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

水因地而制
流人因妖而
與訪其機一
也

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歿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人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梁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歿，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壁遮道，委壁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翻剔處標碧
鑒金目光欲
壽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賚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歿，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

觀狐鳴帛書則斬蛇之事亦未必真

文法如宿鳥機刺不可羈

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蛇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蛇非蛇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蛇，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蛇，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蛇，或爲人人，與蛇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蛇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蛇歿於

以二蛇之關
証隆準公此
見仲任腹笥
之膏

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蛇非蛇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鬪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鬪也鄭國鬪蛇非蛇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亾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

使良氣不能
不勃窾又使
良體不能不
擬觸此黃石
玉成之妙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

莊周爲蝴蝶
蝴蝶爲莊周
從此翻出

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歿，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

引喻精當

此翻法是仲
任經車熟路

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

古來祥瑞之
徵真有不可
致詰者

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

括出便韻致
玲瓏

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鑊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

痛快犀利足以破世人恐怖障

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或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臥則夢聞獨臥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臥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

人以精氣為主精氣衰故種種衰相皆

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

氣和者心凝
形釋骨肉都
融何有於鬼
哉

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

老物之精爲
鬼亦備一說

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亾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

前顛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顛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烟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

五行生尅之理實有然者。非射覆巧中之比。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

爲肆天矯是。鬼之董狐。

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魑。或謂之魍。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

自贖舌樂使
少苦伯

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魍魎。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魑與龍相連。魑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不常見。無以異也。

剖晰妖義說
萬卷而歸百
氏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謠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

思致直造理
窟非病熱人
摩語

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
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
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
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
天地之道人將亾凶亦出國將亾妖亦見猶人且吉。
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
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
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亾妖見其亾
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亾國者兵也殺人

襄公行同禽
獸故現禽獸
以殺之

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
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
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
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
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
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
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
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

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亾。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爲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合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枯腸欲裂王
嗣輔是其後

熟玩此可以
類萬物之情
增人識見

合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合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歿也。中人微者卽爲腓病者。不卽時歿。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分疏雄奇如
萬艘之鱗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

不外乎精氣
為物之一句

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寶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為骨肉。陽氣生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亾也。太陽之氣。盛

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亾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 終

論衡卷第二十三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



南方古稱惡地是以南人作相杜鵑先鳴

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舍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

天道惟焚惑
最凶人道惟
火最烈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烟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

文成食馬肝
或以熱故

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賣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澀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蠱。在草

則為巴豆治

一作野字

葛。在魚則為鮭與鯪鰈。故人食鮭

肝而死。為鯪鰈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烏卵魚亦卵。蝮蛇蜂蠱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吳。鑄多非一

推至此可謂
厥情取觀

細推物理極
譬信眉

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
 南人飲鳩或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
 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
 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
 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
 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
 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采擷深秀如
一毫端現寶
玉剝

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憊或附於脣吻故舌
 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
 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
 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
 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
 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借恒暘若借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
 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
 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樂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
 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
 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
 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

黑雲堆壘滿
 紅烟波

此雷吼時畫
 此雷吼時畫
 此雷吼時畫

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
 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
 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
 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
 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
 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先說儒墨二
家以爲下立
案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
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竟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前面文勢坦
施故以健句
釋杜

立論振人眼
却有真見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灰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灰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斂。姦人伺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借聖人之言
渡下蕩思云
切

欲以見已之
勝又不說壞
聖人此行文
苦心處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
泊。則倍死亾先。倍死亾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
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
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
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
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
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
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
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

海環清泚

鍊弄如柔荑
弱柳之蕩漾

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竟。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假意刻酷煉
字神奇

故嘆以痛之。卽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亾之道也。蘓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蘓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亾。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與孟子捨墨
子法同皆是
兩頭趕他使
無逃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蘓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
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
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
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
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
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
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
必有死亾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
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
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
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
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
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
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

不諫之諫使
若入其彀中

■ 翻處如非
聖之戲闌若

巧偷竊香

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
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
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
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
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
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
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
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
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

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
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
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
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
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
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
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

此易經陽二
君而二民之
義

借彼形此伸
任長枝

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人所藏。田。人所
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
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人所居。因忽不慎。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
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
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
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
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

朕帶如雲有
綿裡藏針之
妙

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亾。謂之先
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
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
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
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
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

樂正子傷足
三月不下堂
亦是此意

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

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

善勝繼授
齊都掃

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侘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孔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

雪山勿捲萬
沫珠噴

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比論真心肺
腑

黃鵬與人粧
醒開多少沉
迷

莫有腐鼻。腐鼻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
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着人身。今日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亾。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
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奇事奇聞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
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
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
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
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
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
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
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

文心之細隙
目可穿

而貞廉之節立矣、

俗人拘于諱
直可發一笑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
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歿、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
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
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
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
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
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
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

詞後五月五
日生者漢大
將軍王鳳太
傅胡廣晉將
軍王鎮惡皆
極貴顯

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
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
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
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
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
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
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
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

子盛母虛亦
是大傑評論
非的然有凶

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亾。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

總是欲人爲
馳之徐步不
欲爲驢之疾

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母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母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母偃寢。爲其象屍也。母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母相代掃。爲修冢之人。糞人求代已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母搏飯。母流歎。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諷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

起功之家不
食而食別家
見張公吃酒
李公醉何其
半謬若此

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
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
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亾徙以
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
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
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
其不避巳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
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今
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性移徙而咎起功

直說神罰無
訛可謂披軀
有祭

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
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
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巳酉之家無過
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
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
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
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
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
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楊州在東南

淺淺挑來豔
看如笑

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
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
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
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
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
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
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
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
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

辰集時刻所
在之日爲定
朔月建既有
神日如何故

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
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
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
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宐有
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鬼八日弦十五日
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鬼與弦復有神也一
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
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

獨無

以食字抽出
飢字圍客獨
蘇暗合音徽

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亾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秦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巴西地。有厭

引經據典
不為村巫降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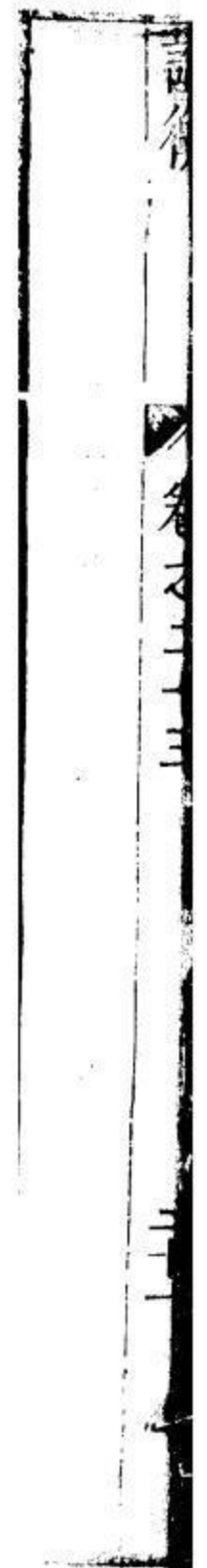
引喻奇悍有
壯勝之勢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灰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秦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倍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疆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刀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

青烏玉人假
生克之說為
一旺相休囚耳
其實不然

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自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為吉良，不合此歷，轉為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

忘諱日煩世
之所以目下

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為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

引義割切如
磁鼠獄毫不
可動

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巳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

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織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

觸類而長遂
能掩出今古

逸態姿隨
筆而生

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
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
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
事生示不背亾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
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
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
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
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

縱橫布置靡
不中節有學
有才古今獨
擅

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為祭祀設歷不為屠工獄吏
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
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
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
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
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為最
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為最尊則櫛亦

十二辰配五行始取陰陽相屬之數耳
豈宜牽合附會

宜擇日。櫛用水。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水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為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

疎林控帶芹
鏡四飛豈厚
先訓話者比

飲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為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為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為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為一體。共為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

織襪皆備而
骨格仍存

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

惟究至此識
可辨也

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歿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亾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亾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

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

詳觀通篇。非意非欲人廢著龜也。欲人善用著龜耳。

宋儒見免。可以畫八卦。亦卽此意。

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茅。可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

越甚謔其神
韻鏗鏘

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令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

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荅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

法喻相配見
此老機鋒之

與致幽問

冷言沁人骨
髓

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
 龜為若版牘。兆數為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
 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
 無為。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為。以應人
 也。案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
 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
 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

全以戲謔成
 文不必尋腔
 按指

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
 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
 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
 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為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
 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
 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
 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
 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

吉凶無門惟人所召說得暢快

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竝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入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

錢泰吉不獲後謝怨者無礙德此偶然之逢亦自然之道

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

法脈平衍無
癡重之病

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
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
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
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
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
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
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
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灰草何知而凶夫

疵語若連
珠此左丘明
所爲擅長也
什任吐語皆
之

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
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
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
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
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
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
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
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

玄思與解可
豁人心

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日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
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
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
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
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
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
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
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

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
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傅
成王在上而盥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
其罪盥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
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
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
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繇占者曰凶太公曰
龜繇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
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

反覆旋繞如
素雲之輪囷

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辯祟篇

禍祟使人拘
而多畏不得
才為刮膜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亾及更患被罪戮辱
權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
禍絪法入罪至于死亾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
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
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

世寐久矣言
而能寤者幾
人

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
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
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
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
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奸書僞
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

孔顏之厄
跡之壽業於
生初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干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也，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為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虛無恬淡機
致遠然

稽着閻羅鼻
子及向他處
求穰世人之
惠一至於此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歿傷病困

對照法時常
用者特其解
善變化正方
不凡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歿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竝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闕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雙眸歛髮見
老寬消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汗，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為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割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為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雉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為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眾同時俱歿，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歿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歿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

巨浪千層蛟
龍出沒飛湍
激人

此繪滿眼得
齊米之月
而之里移目
勃宰

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
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亾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灰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卽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灰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

蛟若游龍來
歸於海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
來。比至百年。能不灰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
極。夫如是。人之灰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
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揔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于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

爛如赭霞刺人目皆

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溺仆歿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

揮灑處波
縹起

言何
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
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
吏異。若烟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
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蟻
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
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
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
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
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

饒於握奇脈
勝諸書故隨
所鋪敘皆有
氣色

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
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
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
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
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
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維則土之中也。
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
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

大能見小小
能見大洵是
廣長舌

八十一州。此言始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維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

俊逸可峭

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比。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

又破守
勸瀾瀾去

徐商細
此竅無活
生春之

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

胎生旺相休
囚衝巳之書
胸中爛熟故
寫得暢心

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徙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

登慈恩寺塔
杖禪幽

徒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

僧繇點睛其
餘鱗甲固在
所略

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徒。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十五

一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虎林 施 莊康夫 參評

閻光表子儀訂

詰術篇

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宮 不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

病疾

罪遇禍詰曰人之在天地



之貴

其有宅也。猶之有巢獸之

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

此勘處不道
杪忽想見作
者嗚心

突兀奔放如
濤翻雪湧

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旣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凶。當其不與也。未必加憂支。

語云忌諱
敵國幸不相
專聽術家

辱也。事理有曲直，非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
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
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
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
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
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
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
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
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

五行變化不
可勝窮不可
於舊案中索
厄

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
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
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
中行，且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
甲乙為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
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
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
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
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

後世姓以義而改者以字而改者以事而改者以居而增者不可勝紀

蒸隴則去聲
為人梁益則
平聲似去宮
商之義何
所據

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
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
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
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
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
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
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
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
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

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
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
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
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
為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
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
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
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
歛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

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宐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宐富貴吉昌嚮失其宐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宐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

一取前于証人不能道

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宐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宐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宐南嚮門則入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

掉運轉折其如屈注

網網翻金
篋刮膜矣

水火之用充
滿十方互相
凌奪是眞實
義

論衡 卷之二十五
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
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
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
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
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
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
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
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
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

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
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
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
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
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刀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
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
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

祭既有茲舉
亦有損極甚
明了

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
 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
 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
 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
 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竝觀。
 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
 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
 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

借人來形談
言微中

艾借驅字作
波珠沫群吐

詞與上略同
而意極變化

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
 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
 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
 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
 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
 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
 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
 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

何其瑰詭而
多姿也

齊諧志怪不
如此之博碩

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鬥。戰鬥壹再錯指受服。知
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
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鬥無以異也。病人戰鬥鬼猶
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
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
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
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
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

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
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
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凶。一
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
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
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
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
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

闕偉莊重與
繁穠者別

墓畫切中足
破金泥玉檢
之惑

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
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
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姬可求解除之福、以取
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
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
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况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
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

非也、夫小祀足以况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
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
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
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
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
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
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
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

是卮言亦是
實諦

豪逸類短長

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况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

點眼處神情飛動

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亾，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亾，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亾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亾不亦空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

此卽晏子對景公之言而詞更簡淨

吉拙似三略

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歿禍至歸之於崇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崇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歿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

楚昭王不營赤日來烏確為有見

讀仲任文愁可使之舒臥可使之醒以趣勝耳

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歿人歿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歆斗羹

匡說詩解人
顧余於仲任
之書亦然

神情傳合意
致淋漓

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園丘之上。一蠶粟牛。粢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

吞吐雲霧掩
映罪聲

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

溘勃之波黃
洗浴日怒沫
春天

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
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
先事歿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
功堅力不敢怠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
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
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
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
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
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

描寫刻骨

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
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卽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
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
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
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
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
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
之厲鬼舉楸而楸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

溘勃搏使
人驚悸

得此一鱗如
登州海市樓
臺入馬歷歷
可數矣

乎曰夫夜姑之歿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歿也妖
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
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
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
讓夜姑以楫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
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楫
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
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掎鮑之身矣且祭祀
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

隨筆拈來壯
氣噴薄

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
不為喜者身亾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
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
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掎夜姑不可
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
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
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旣
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歿也口鼻腐朽安
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歿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

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人，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夫言東鄰不

邊幅濶大可
以翔翔九圍

祭以人為主
針針合拍

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禘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侍邪，將以人食為飢飽也。如自有儲侍，儲侍必

筆花大放
獨欲化矣

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備。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飢。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樹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

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亾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

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反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哀覽既富銜
勒亦閑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靈、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

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

發汲郡之藏
探搜深遠

詳贍而不虐

而不識說縣官名曰明星綠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

才思翰墨

星也羣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歿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歿鯀勤洪水而殛

漁獵古書發
以已意如淮
陰將兵多多
益善

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一本註音窆

也，亦與之席，毋使

每段變化各有章法不可羈制似漫無矩度然齊而不齊不齊而齊古人矩度原如此

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夫。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背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典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慤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

千里來龍
樓過峽總結
穴在此故收
得緊掉

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待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况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人無知其精，不能為鬼。假使有之，與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

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第二十五終

論衡卷第二十六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言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

漢洛下閎造曆云八百歲當差一日必由聖人正之其後果生一行意謂識書所言必無謂其果聖人之言尤不可必

當時孟傳于皆知孔子為正考父之後孔子雖幼豈有不知其世系

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歿、遺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亾、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亾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亾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

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亾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灑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灑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

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

証核而裁

仲舒大儒有
功孔氏古亂
我書其爲
撰顯然

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罍。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

薛燭庸子見若孤甲於劍而利銳可識聖人探端推類皆此謂也

漢朝嚴字皆自是莊字以犯

正謹教易之

鴻與蟻之微猶先知風雨智若樗里而魯汶汶乎

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况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勿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為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此效聖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

論衡

結上生下皆
有妙法

步步照應猶
遊絲布空

後世鍾興尚
欲以侯讓師
篤師說者莫
過於聖人
無一言及託
亦屬荒唐

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樛里子之見
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
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
故樛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
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
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
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

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
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
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
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精思之雖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
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
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
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
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

此習之便捷者耳如說生知兒始生時何不聞談經如注射覆若神者乎

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策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姓

聖人之不知乃所以為知光有所標也

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子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為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澗澤有枯骨髮首陋亾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

審測而說亦自天分帶來終自山神枝

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

廷尉傅昭聽南山鹿嘯云國有邊事當遷以丁尤奇

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日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眾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

易曰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
能事畢矣

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
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
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
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闕略寡所意識
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
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
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
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

若以自言其
名爲異也甲
脚之禽生即
能自呼其名
亦爲異乎

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
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
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
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
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
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
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
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

溢喜之言傳
之必妄古今
皆然

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馬不學。而亦何常

韓退之曰聖
人之能多蟻
馬之智尊鳥
獸有知不過
知其一耳

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往。鴉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為若巫乎。則夫為巫。

關鎖最緊

語云智貴卒
如待擬議而
後知非疾矣

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深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

萬物之總皆
爾一孔不以
知一事實奇

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畸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

論衡

卷之二十一

收得玄淡會
蓄深婉有無
限意味

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問。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

事為見者明
效驗不引終
為荒唐

言人

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
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
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
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
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
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
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
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
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

流水平橋雖是尋常寫出亦有况

明覺自然而無心乃所為聖如有心規避反崇其中

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
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
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
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
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
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
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
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
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

歷數不知如
天寶父老說
農桑皆是實
事

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途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亾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

有境必窮不
落難處

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空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

迺光射波玲
瓏晶燦不可
名狀

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

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

聖人婆心走
入叢蘊不自
知其身之勞
苦

夢與兩楹雖
曳杖無幾於
此見聖人行
道之志至死
方休

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鑿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

鳥同翼者而
飛夫子之贊
猶龍公正是
夫子聖處

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空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空避不行，若病不為，何故

敘事之中段
段以已見斷
制所以不見
堆垛之病

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為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

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

端木心計其
為研桑之算
祖與賈措大
不知經緯殊
增厭賤

增厭賤
增厭賤

聰明者塵垢
弗能雜非執
鑿而窮物

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
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
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
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
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
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
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
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
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

統職廟而上
視者其智高
敬仲一頭

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
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
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
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雖然喜
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
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噤。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
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

聖是灌頂之稱又是通明之稱此聖乃通明與彥聖之聖同

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

連城隱璞下生動容流水離絃鍾子拊心與兒之知惠王總之審微以知著也

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

洛人以見根
撥而別花之
高下爲上見
稽奮者次之
子產方與公
公孫臣皆見
根撥者也

華覺之賢過
於一偏之聖
賢聖莫不可
以優劣論

三廻九轉波
瀾濶大

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空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

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

解將字如擬
雲見天

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荅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蚡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蚡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蚡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

借拳打他激
詭中惑

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蚡未有功而王問蚡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蚡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蚡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蚡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

孔子以伯夷
為賢孟子以
伯夷為聖賢
聖隨人分別
非有定位

空青點眼

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
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
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
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

若是乎而况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
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
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宐言聖於
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之二十六終

論衡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十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

此篇汪洋浩汗。得太史公酷吏傳之法。而細翔若錦。

車重徵問格
以變化

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郤，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

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

又是一層公案

文漪湧漾如
紅鷺戲波

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

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卽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卽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

此二字不特
神奇洵是化
工之筆

說天亦可以
偽感發前人
所未發

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况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犬旱爲殿。

翻駁處如試
風難屬矯健
自肆

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

或英或坯或
墮或賺莫可
名狀

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冕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為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

只此一句致
趣，始然如雉
帶五彩，飛不
百步而能遠
人目睛

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

起伏皆自諫
逐客書化來

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

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

懷道者須世
世不用賢聖
且奈何哉

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况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

結上生下從
鄉陽獄中上
書來古文之
不拘如此

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

扁鵲鑿血脈
校毒藥副肌
唐而名聞於
諸侯若無病
烏用藥哉

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聞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忠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亾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疎

爵而貴之。君有難不處，出亾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亾，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處，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亾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

此議發於業
莊而懸旭蒸
霞百花爛熳
矣

禮大考節目
珠

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

開闢千古步
驟多矣

有此一跌如
飲玉杵之玄
霏

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
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
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
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爭之名，及太王釐甫，重戰其
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
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
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
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
割？且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

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
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
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
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
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
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
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
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
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

成大功者不
成小曲謙之
人如蚶蝦蟹
臥耳何益於
世

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愆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

何調鏗鏘
金鑄玉

鯨波之挾衝
颯勁健無比

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

說盡章句腐
儒陋習

音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
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
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
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
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
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
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
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

叔孫通聖人
也，淮陰比之
矣矣

烏歿。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
兔之犬也。安平身無空，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
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空也。向令韓信用
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歿之禍哉。
有功疆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
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
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
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
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齧夫，

借上影來如
飛燕倚金德
嬌風絕世

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齋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

聖門以賦爲
長則字雲升
堂長卿入空
矣

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

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

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

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

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

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訕、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

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

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

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

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

好接法

用古人古事
貫串簇成一
堆齊而不齊
不齊之齊妙
甚

世人多以才
高卓異定賢
故結穴在此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

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

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

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

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

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

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

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

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

別發賢愚
通齊洋海

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

萬法惟心法
寶珠一濟
輝映

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

珠圓玉潤九
微之文無此
妍雅

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

以爲然裂陸
玩青天

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垂刺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質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

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

交氣排空而下此處砥柱

仲任一生功業志在立言正借君山自况

所起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第二十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叅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
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
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

千古通弊



如佛所說
是導師過非眾
生咎

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麤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歐陽大小夏
侯氏皆出於
寃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

敘事如不
糝莫自有至味

聖主

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

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盡信書不如無書下文雖引武城而書字要不止尚書也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

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歿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

替者不知白黑豈惟形影有替哉不知而替說者眾

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

行文之法備矣、後世徒累數千百言、便以爲文章、何也。

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

學庸分斷章
句識者猶以
爲非况可穿
鑿以起義例
乎

然則不窮不
竟不備不足
者非書矣

委巷瑣談本
不足辨文自
難破不遺餘
力

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以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

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

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三。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

秦州公送王
太史祖嫡敘
深得此法

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

劉然

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

核而詳其所
謂說者固以
其所知論其
所不知而使
人知之

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

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

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已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

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

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

探水必於泉
崙源頭古人
讀書一字不
苟如此

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棄楚之檣杵，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

以爾雅訓詁
解釋經義失
之何啻千里

史記之名乘檣杙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

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

世儒多所未
曉

古有天下皆
本所與以立
號元始以道
德創說

嘻笑刺譏可
為捧腹

此蓋味於大
實文種而
拜之歷試諸
艱者特以歷
服臣民之心
耳豈有未必
知其能哉然
以佞難知對
聖難別亦是
借照法

觀其夫婦之
法亦欠運焉
一不立于夫
婦二如考何

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
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
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
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
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
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亾新。使秦漢在經傳之
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我者
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子

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
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
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
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
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
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
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

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眩者。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

俱用韵語成文

猛毛蚡螭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

三家之村安
無大儒

者子成之徒也

文儒不論世
不足爲文世
儒不能文不
足論世政未
易軒輕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竝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

叔孫氏以立
言爲第三然
刪述六經近
訓萬世則言
之爲德功也
矣矣

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
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
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
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
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
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
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
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
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

發憤乃有所
爲作居不幽
而思不至無
有哉

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庶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
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
怱怱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
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
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
郎之宮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
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答日文王日昃不暇

聲色貨利之
場海書期會
之內埋沒文
人多矣

才自天生不
因閒劇

亦大是

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閒作，不暇日哉。感僞起矣。源流氣蒸，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竝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器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

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以。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己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樂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

豐此畜彼理
詭能雙

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于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鸚。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竝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于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鵠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

自古以文而
敗者惟王金
陵一人耳嗚
呼金陵亦豈
易及哉

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

藏之名山傳
之其人文原
不可漫求合
也

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歿。李
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
歿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歿。秦未可知。
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
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夫經之實。傳違聖人
質。故謂之叢殘。比之玉屑。故曰叢殘。滿車不成爲道。
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叢殘。况遠聖。從
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

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
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
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
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
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
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
亾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
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
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

諸子之書其
理其文時有
駁雜而精且
奧者實可以
羽翼六經

不知何者爲是。亾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

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衡卷二十九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尊生

虎林 施 莊康夫 叅評

閻光表子儀訂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

虛地上以實
地下貢禹曾
極言其失墨
子此論未可
盡詆其失厚
精之說最爲
有見

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况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

穀梁云聽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速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之日遠矣亦是此意

春秋之事多於齊桓而左傳家若此若非國語

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馬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

記其始末何
由知其盛乎
誠左氏之外
傳

知黃老與申
韓同贊則知
龍衍與管商
並傳

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
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潢洋無涯其文少
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
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
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
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蘓秦同時蘓秦之歿儀固知之儀知各
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

此意已見前
篇今再為衍
猶莊子說鵬
詳略有體此
亦文章家大
關鍵處

商亦作列傳豈蘓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
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
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
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
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
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
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
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陸子之書大略與仲任相似宜其推服乃爾

董子曰政多糾繆則陰陽不調總是祲疹之氣

妙辨鳩然有態

何如朝霞暎水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

旱洪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洪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始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

子長採衆花
而成案子雲
多模擬相如
猶唐人之臨
模帖董子苦
心下帷成一
家言此其所
以異

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

丹腹刺無甚
有古意

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零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

句法疎秀如
時女步春

琢句雅健

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伸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駮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宐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

於旁引

人云西京文
實東京文弱
六朝之文浮
唐人之文庸
宋人之文陋
却似文章因
乎世代然仲
尼生衰周而
文冠亘古韓
愈當元和而
文振前衰又
不可以世代
論也

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

榮樞期一邪
而孔子三日
樂感于和鄒
忌一微而威
王終夕悲感
於憂韓李楊
後有襲唄當
心而不自知
者也

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竝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

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

此等文法皆
是太史公報
任少卿書脫
出

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

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竝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

此段從韓非
子變化來但
韓非刻而論
仲任儼而勝
花樣爭新不
在勦襲一句

也

畫家好畫鬼
魅之說所自
起

文脈之細其
劇若縷

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
 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
 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一作盛溢之語。
 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
 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
 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
 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
 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

引喻精切力
道先秦之弊

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
 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
 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愁精神而幽魂鬼。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
 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
 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
 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成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

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

文勢雲擾泉湧，隨調轉下，又起波瀾，近日卓吾李老全得此局。

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

文漪蕩滂字
重千金

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

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楊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况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刑，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

讀至此真磊
塊一時涕淚

千古

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潰漏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

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歿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歛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歿之語汝濁之也今著論歿及歿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

前極辨其非
作此又言雖
作何害此意
興汪洋濶流
處

偏辭明辨無
限履躬

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
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
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
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
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
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
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
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終

論衡卷第三十

漢 會稽王充著

明晉陵劉光斗暉吉評

馬 元仁伯

參評

虎林 施 莊康夫

閻光表子儀訂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

小廉世謹齋
雖者所為必
有冲天豪氣
然後能興起
後人

隨事為來生
氣流動非恒
訂者比

歲凶橫道傷殺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遊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僅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立身作文有
迴味方好故
孔子子產始
雖見謗終則
頌心韓昌黎
作文始必見
笑終必愧服
若無迴味者
如嚼白蠟杖
青盧不堪齒
錄矣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馬操行事上亦如此。馬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

逐隊行不是
好驢馬丈夫
在世與俗子
伍最爲可恨
故不參其神
契則不與交

未秀於林風
必摧之士高
於人衆必毀
之千古同轍

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

齊丘子曰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故不自明所以爲明

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吊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歿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

君子修德始乎箕卣終乎
鮑背劍乎夷
原成乎喬嶽
何憂爵位哉
琢句如櫛金
石

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自。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趨炎避冷寧
獨翟公之門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

語云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是以大言不入于里耳

溱迴溱溱地軸搖撼

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蘓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園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甌欵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

出言有韻是容難答賓之祖

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閱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

鹿句如鏤冰
瓊瓊流光自
照

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
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
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
之文，存敦厯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
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
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
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

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
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
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
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扶露猶玉剖珠出乎。
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

觀面張拳不
假外引自是
琅琅有致

莊子國策所以美者大都在譬喻仲任譬喻如香雲百疊更自不窮

暗。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斲。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

我聖祖曰古人文章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孔明出師表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生今使人誦之忠義感近世之士辭雖艱深意實淺近自今無事浮藻與此相合近來士子好奇

池。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疾。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

牛鬼蛇神不能以句識者

為世道憂仲

任之書誠挽

回千古之標

職

不務深透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法言曰通諸入之噓噓者莫如言如眾人皆順則不噓噓矣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始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

如張鑑宴客花與妓凡十易而皆有妙趣

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感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文體併履包
齊字樂而人
猶引繩斷斷
者何也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

漢思懸河英
詞繪錦蹤跋
秭苑無不輝
映

如百寶盆觀
者目炫

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

古人文字必有相似如莊之於列管之於韓文子於關尹子機杼符合處常多仲任爲文或叫篠而靜深或高暢而流逸或韡曄而歲蕤或青焚而綽麗變化不主故常然求之古人中無不合也

淮陰行兵妙在用家仲任爲書亦妙於用衆若小閣疎窻非不楚楚然目境有限矣

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瓌。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斷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

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

如波斯賈胡
珍瑤以谷量
豈若貧囊之
蒙輕縑短幅
不堪裁剪者
也

世人耳觀皆
難安可與論
文

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

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

想伯夷於首
陽省四皓於
湖山而知夫
識志者之足
耻

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鬼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

佐牙爪距筆
碎怒張柳亦
憤世之言乎

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瀹一有窟字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其法本於全
殺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日變物無類而妄生。日異不常有而忽見。

大盜市駟猶
著勳望况門
第豈可論人

珠璣錯落虹
霓繚繞絢爛
極矣

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
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安爲妖變安得寶
斯文而多賢答曰烏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
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水有故源
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
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
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
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

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喬清不踴奇人勝讀
爲妨 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
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
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
人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
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
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
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

惻愴悲哀語
不必夥

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
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聽。愛精自保。適輔
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
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歿一時。年歷
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
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枿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
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廷。吁嘆悲哉。

論衡卷三十終